

荆駝逸史

錦章圖書局
印行



錢氏家變錄

虞山錢孺鉛輯

錢孺鉛門首報條

家有異變另期治喪

又門狀

不肖孫愛方遘閔凶旋遭惡族聚肆屠戮日甘柔懦究死莫辭不幸庶母柳氏復被威逼

立刻慘斃敝廬已作檢抵之場多難不成治喪之禮倘蒙

光吊 先考敬登 尊東容當泥首 叩謝

不肖哀子錢孫愛泣血稽顙敬告

負心殺命錢曾公案

竊聞恩莫深於知己而錢財為下罪莫大於負心而殺命尤慘牧齋錢公主海內詩文之柄五十餘年同里後學硯席侍側者熊與錢曾均受教益今公甫逝骨月未寒反顏噬肆逼打家人徐瑞寫身灸詐銀三十六兩今月廿八日復誣傳族勢赫奕同錢大章虎臨喪次立逼柳夫人慘隘亘古異變宇宙奇聞熊追感師恩鳴鼓討賊先此布告行即上控下訴少效豫讓吞炭之意

嚴熊武伯具

公約

原任秘書院學士牧齋錢公海內具瞻斯文砥柱流風餘澤衣被天下者五十餘年矣不意骨月未寒戈矛頓起不止納叛招亡幾於破巢取子雖高門自有夾持吾黨不容坐視即日奔訴江南 文武大臣具題禁郵實闕世道人心非為師門起見也謹約

常熟縣生員陳采齊具

士民公約

宗伯牧齋錢公為兩朝文章重望骨月未寒田廬強奪殆盡繼之狼貪難飽甫丁五七復致河東君威逼慘斃慷慨殉夫不意絃歌舊地窮奇禱祀盡出縉紳者流此邦也不可以安寢矣但虞之俗冥頑不霧之物有四五人焉婆娑酒食之下和議將成用告四方有心男子仗義丈夫凡屬淵源之誼縞帶之知共持清議爰伸義憤合叩當道旋鳴 北闕剪除三兇撲殺群小王化幸甚斯文幸甚

歸元恭與錢遵王書

遵王足下先師牧翁先生之子足下非特骨月之親所謂翼而長之者也有事則覆庇之平日則提挈之不惜齒牙假之毛羽足下因付有微名于士林足下亦盡態極妍以求媚于先師此不獨虞山之人知之境內之人皆知之矣僕于五月杪初赴哭先師時聞盛族之貴人將與喪家有言特奏訪相諮方欲足下為之排人六月中弔祭先師復同嚴武伯

兄相訪時友朋有疑足下者僕謂先師平昔待遵王如此之厚若坐視已非況恐於佐闈乎不意足下果遂負心反噬始則借先師之孤寡為贄以媚族貴之威今以詐未亡廼至田房箱篋俱盡又迫索三千金立逼副室柳夫人以麻經自縊而絕足下立心之惡行徑之賤作事之悖手段之狠如此此真狗彘不食其餘者也此事按律罪名不小然喪主懦弱無能足下錢神又能使鬼通天倘遂得之罪自脫則強死者含冤不雪先師亦隱憾無窮矣近日江浙諸郡凡為先師門牆之士皆公正發憤移檄公訴即日刊布并致書長安諸老仗義聲罪足下勿便謂三窟可避百足不僵也嗟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人倫也父則烝庶祖母子則殺庶祖母人倫異變出於一門足下亦何顏偷生視息於人世為足下計上則從柳夫人之後閉口咋舌自殺以謝死者次則挺身伏罪公庭使三尺得伸九原差慰庶幾四方之士或諒足下出於一時之悞而寬身後之誅足下來生尚或不至為異類也惟足下裁之

年家眷弟歸莊頓首

顧云美致錢遵王書

苓適以弔喪至虞及老師之門而聞有族兒逼命之說不勝驚駭未知王名既而邑中親

疎貴賤眾口一詞歸獄於兄苓甚惑之記己卯歲年伯以內亂之發

年伯指遵王之父嗣美內亂指嗣美姦祖

妾蓮碧之事己卯被逐入郡郡中同志復遷而逐之老師不能庇亦從而下石馬二十

年來年兄亦既忘之矣苟不忘者當足不及老師之門目不炙老師之面而投間抵隙不
反兵而闢人子之義誰曰不然迺年兄日夜膏唇拭舌以媚老師老師亦左提右挈以為
年兄立名譽在老師棄其父而進其子誼甚正而年兄緩其父以自成其名氣甚下詎老
師骨肉未寒几筵甫列而昔日之奴顏婢膝受哺乞憐者遂挺刃而交殺其寵人於靈几
之側即曰報仇亦為不武而況始則立說以自飽其私既則為人毒疾而自受其惡若曰
討罪亦惟無瑕者可以戮人年伯內亂之事法不待教尚未有授刃綴於蓮碧之頸者則
今日之事討罪復仇兩無所據而又不能束身司敗受鞭楚以慰冤魂而報大德竄伏林
下錢遵王猶人類哉苓於老師分雖疎且賤然三十年以氣骨相許目見人之負恩殺人
而不發一言非所以事吾師故不惜數行奉塵清覽援記枹鼓而從其後矣

李習之書

牧翁先生兩朝人望奕世文宗一旦山頽木壞凡遠近知交痛哲人之云亡悼斯文之忽
喪拊膺嘆息無不以九原難起百身莫贖為悼不意覺起蕭牆有伐喪殺命之禍傷心慘
目道路俱為隕涕況事出貴族在仁人君子尤當盡然傷之扶孺飴之孤弱誅發難之元
兇此三代直道之遺俱以之仰望於門下獨是縉紳則瞻徇情面士民則惕息尊嚴存於
心而不敢出諸口耳且以門下作天喉舌指奸摘佞尚得以犀豸之風裁肅清朝野豈區
區一索金逼縊之遵王輩而不能直告當道按其罪狀以伏法乎今孝女迫於和議已俛

首聽命矣但死者不可復生而生者之就吏議必無所軒輊於其間始為順天理而符公論抑門下亦曾念牧齋之品望為何如人乎其門生故舊徧滿宇內聞茲慘變必曰牧翁之族有御史副憲計都三公在必能大放霹靂手為牧翁九原吐氣即為戎首者亦必聽命三公甘旨伏法而無異言若僅如目前之成議以傳之四方此必門下不職居臺諫而後可即臺諫而不引疾在籍目覩慘變而後可令議和諸公意以遵王已托命祭奠矣天章已薄杖示懲矣挽留孝女之控冤塞責二犯之請托不圖後慮飾揜目前設有人馬備書起豐之姓名詳述冤死之真境直走輦下仗義號冤輦下貴人設下問曰御史公家居無恙乎何以若族有如是之變而不自其事於上台乎何以委曲從人而不以立朝之侃侃者爭若族之是非乎誠難為門下解也海學校廢人見公論之日滋懷不平之素志敢以芻蕘進之門下伏望秉持以大義獨展雷霆勿徇私以分輕重須據寔以定爰書遠近聞之舉手加額豈特彈丸虞邑景服御史公也哉公是公非不在一家不在一邑而在天下門下以為然乎不乎

李習之貽錢御史第二書

不肖人微言輕似不宜於門下聚訟之事強持公論前奉讀一書以大宜家兄之命未敢刊布奈索觀者頗多其間趨炎附勢之徒謂為唐突二憲愚而且妄有明體達用者謂為光明正大皆二憲忠告之言而惟二三縉紳則以為發端於遵王輩近於隱諷尚失之委

曲廿日以來賤體患毒杜門偃臥不意外謗叢生謂門下得小札後即以多金見投初聞之深怪其說鬼說夢轉思之而恍然知此謗之非無因也當發難之日某出傳單門下予之金者以數計某刊公揭門下予之金者以數計近日則更至以百計矣在執言者或求賄而來而門下斷不當行賄以應其求紳士以為笑談里巷以為口實無惑乎懸揣臆度者亦列不肖於若曹之中也獨是以門下行賄於他人之故因誣及於不肖之同一受賄蒙此污名萬難忍受敢申瀆辨望賜省答再容并小札布之通邑庶彼此俱可表白諒不靳金玉也不肖於此更有進馬門下通籍以來十有餘年立朝居鄉從未有掛人訾議政府一席當旦暮得之何以迺見小忘大成此禍階播之四方有乖清議傳之京師有玷官評深為門下惜之古人有言愛我者疾疾也惡我者藥石也今日之為門下疾疾者吾知其若若矣為藥石者有人乎哉

嚴武伯致錢求赤書

年通家眷弟嚴熊頓首再拜致書赤求仁兄足下竊聞明德之後十世當宥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此惟吾輩文人知之未可為委巷小人道也先太老師牧翁先生文章宗匠薄海推服幸生虞山苟能操觚染翰莫非其流風餘韻之所衣被況在同族況在親房如仁兄者乎尊公老伯讀書好古著書滿家牧翁選列朝詩列其詩於丁集中小序獎譽并及仁兄有能讀父書之語傳之後世賢裔梓芳名未必不因此不朽此恩此德非若世俗分財

援手之類也往年牧翁身受家難叢集破巢毀卵傷心慘目孺飴世翁長厚素著飲恨未申至不能安居薄遊燕邱第客春在北每見名賢碩彥罔不憐念之者豈歸未逾月仁兄首發大難出揭噬臍必欲斬絕牧翁先生之後意何為耶況仁兄此揭不過為索逋而起手書歷歷要挾在前難免通國耳目嗚呼索逋如此萬一事更有大於索逋者仁兄又將何以處之手今聞孺飴欲鳴之當事此猶高待仁兄倘高明之士潛為畫策等之善言不喜惡言不怒之例則將來伎倆無限不見不聞無窮仁兄又將何以處之手即如尊揭錦心繡口出史入經雖未全得牧公筆意然家學淵源非無所本但如此叔向未免罪過古之遺直非為索逋而然或亦有之麟經為賢者諱鄴架多藏秘書別有援据耶為仁兄計惟有急收此揭蛇行匍匐於牧公之柩前三百叩乞謝唐突庶幾可以稍收桑榆不然不有人禍必有天殃諦觀仁兄自頂至踵恐無濃福厚祿何苦削盡元氣耶弟與仁兄為垂髫之交敢效忠告惟仁兄思之臨書不盡惟仁兄思之

瞿邑尊公揭

瞿名四達

揭為貪紳屠族逼命義切同仇冒死直陳事不肖四達令虞四載媿鄙無狀受牧翁錢夫子卯翼恩深令夏五夫子亡後匝月遽有逼死柳夫人之變以吾夫子天上文星望隆四海骨肉未寒遂不能保其室四達聞之恨不即刺刃於仇人之胸及問致死者誰則貪惡族紳錢朝鼎也孤子錢孫受刊布門狀有惡族肆屠威劫庶母柳氏立刻慘斃等語惡族

指朝鼎也本縣李初審口詞有族之簪衿繁指不無覬覦其私索等語簪衿指朝鼎請陳其實朝鼎為浙臬司婪張安茂厚賂內有銀盃兩隻工鐫細文茂字於盃脚天敗落四達之手先年具揭首告朝鼎挽福親王曰俞解其事此大證佐也為科臣柯諱聳張諱惟赤交章彈劾故雖躡升副憲並未到任旋奉令嚴旨何嘗一日真都憲哉今猶硃標都察院封條告示封芙蓉莊房屋其逼死柳夫人實案一朝鼎居官狼藉如湖州司李龔廷懋情極刑頸親叔錢王任久厲居間俱登白簡苦挽錢夫子舍身挽救得豁重罪迺反誣以受賂當夫子疾篤臥牀即遣狼僕虎坐中堂朝暮逼索致含憤氣絕隨逼柳壻趙生員含淚立虛契奪田四百畝其逼死柳夫人寔案二夫子生前分授柳家人張國賢以知數久家頗溫夫子亡未及二七朝鼎遽擊國賢於靈樞前杖八十夾兩棍逼獻銀四百六十兩米二百石柳母子痛哭求情面加斥辱穢嫖不堪其逼死柳夫人實案三凡此三案論法應按律治罪追贓充餉朝鼎其何辭迺僅治虎翼之罪卸禍錢謙光錢曾二人欲草草了此大獄夫謙光等行同狗彘死有餘辜雖肆諸市朝豈足令堂堂宮保烈烈幽魂瞑目地下哉孤子孺朝鼎渺之既玩之股掌而孝女惟車袖劍奔告遠近朝鼎復托親識四路阻攔蹤跡未有著落勢必殺盡男女兩孤而後止苟無一言及者尚成世界哉四達奉 旨入官長安日近拚其老命擊鼓登聞倘得為錢族除貪狼為虞城殺猛虎為朝廷斬大蠹報師恩安孤孽雖死如生矣况朝鼎自緣事以來已在籍十七年欠糧奏銷例應照同籍官等

革職而倖列解任行查降二級調用猶鑽營從副憲議降冒補大理寺少卿賴廷議清查貽累銓政有廉恥者當蹈躋轅下稍示貶損而朝鼎橫行鄉黨愈肆鷓鴣張船額燈籠大書都察院字樣假冒各憲私違禁制欺君如兒戲何怪其殺一庶叔祖母而不顧緣事關國法違尤不忍不言謹佈大端先告 欽命京省滿漢大人老爺有地方風紀之任者仰聽憲斷俟入都日謹疏具題

孝女揭

揭為婪贓殺命奇陷屠門勢抗縣憲威脅大吏母泣冤沉女號公磔事切父母與舅姑一也不能為孝婦者竊願為孝女生事與死事一也不得報恩於生前者竊願報仇於死後如今日活殺吾母柳氏一案操戈而殺母者獸族謙光與獸姪孫曾也主謀而令其殺者誰呼其名無不疾首痛心稱其爵無不胆戰股慄叙其惡無不髮豎皆裂在令血控不敢顯觸其兇鋒嗣後登聞誓必直陳其惡欵止就二獸之罪案涕泣而歷陳之我母柳氏係本朝秘書院學士我父牧齋公之側室本朝唐令兄孺飴之庶母也母歸我父九載方生氏母命不辰止有一女我父不忍嫁氏因贅翰林院趙月潭公之第三子為壻依依膝下者四歷寒暑每以不得侍奉翁姑為疚不料父年八十有三染病益篤氏助兄嫂日侍湯藥身不克代迺於五月二十有四日一旦考終嗚呼痛哉

按牧齋以康熙三年甲辰五月廿四日卒年八十三當生於萬

歷壬午鼎革時年已六十三矣

方思與兄共守苦塊以盡半子之誼以終哀戚之期而後托吾母於嫡兄

從吾夫以歸養豈期族難陡作貴賤交熾昔之受厚恩於吾父者今日忽挺戈而入室昔之求拯救於吾父者今日忽背噬而甘心昔之呼高上於堂下執子弟於門墻者今日忽揭竿樹幟耽耽而逐逐如錢謙光錢曾其首倡斬喪者也謙光係行劣徒夫不齒嫻族曾則為銷奏之黜矜也於分為曾姪孫於誼為授業門人其飲斯食斯舉書學字得以名列膠庠家稱封殖者伊誰之力而一旦背義滅倫至此噫異矣其挾命而酷炙則曰某其族假而虎逼則曰某其附會而婪烹則曰某始焉逼我孟皿以九爵進未已也少焉扞釘膏腴六百畝矣少焉俘獲僮僕十數輩矣痛毀之餘不敢爰及干戈而惡等反視為弱肉益肆鴟張復於六月二十八日大聲疾呼曰我奉族貴命立索柳氏銀三千兩有則生無則死毋短毫厘毋遲瞬息毋代貨飾忽而登幕忽而入室忽而漸臥直逼吾母無地自容登樓吮血囑付煌煌嗟乎以吾父歸田之後賣文為活莞莞女子蓄積幾何而有此現帑三千以供狼獸之婪逼哉族梟權僕密佈環糾擗拳磨掌穢聲肆詈斯時吾母即不死不可得也即不速死亦不可得也因遂披蓆就縊解經投繯威逼之聲未絕於聞外而呼吸之氣已絕於閨中嗚呼痛哉比之斧鑕為尤甚較之鼎鑊為尤慘者也五內崩裂痛聲徹外惡始抱頭鼠竄棄帽微行追之不及奔告捕衙門

按捕衙門年任常熟典史六年去見縣志

驗縊解

經隨告本縣驗傷暫殮復控糧道仰係審解兄隨刊布血情近陳都邑遠達京師巨惡

情虛慮播哀挽戚紳吐衄服罪盡收梓刻至今揭板原贓現貯居間豈其陽為求息陰肆

把持赫赫當權誰能抗令雖有執法之神明莫制負隅之魑魅僅將獸光薄杖獸曾薄擬嗟乎以立逼立斃之人命與六百兩六百畝之真贓而止以薄懲定案豈所以上報王章下慰冤魂哉兄因一控監憲再控撫憲俱批蘇常道親審招解惡復賞諜賄縣任意抗違賄差楊安不解不審晚憲詞為免戲賤母命為草菅棺骸慘暴案獄浮沉五罪五刑有此不論不議之律乎惡慮命礪賊真到底難逃重辟迺遂幻造流言鑿空飛駕始焉殺吾母一人之命也今且殺吾父兄合門之命及其子孫也狼謀叵測一至是哉在兄孺飴賦性柔辱或迫於權重在夫趙管弱齡總壻或阻於嚴親而氏也仰事惟母母也俯育惟氏母既不惜一死以報父氏亦何惜一死以報母從此身命俱捐舅姑莫養行即觸階哭憲旋復擊鼓啟 聞誓不與殺母之賊共戴一天嗟乎惟車袖劍有白日報父之趙娥抉目掩皮有道旁殉弟之聶妙甯狀罄竹難書止就六月廿六日至廿八日謂區區女子遂無尺寸之刃哉敢揭之以告通國伏乞當道滿漢大人各郡縉紳先生鼎持公道斧磔元凶慰死救生合門幸甚康熙三年七月嫡女錢氏謹揭

公壻趙管揭

謹陳逼死實跡事痛岳父於五月二十四日去世驀遭兇惡錢曾錢謙光等搆讐謀害恣意擇之逼寫田房押穿僮僕凌虐岳母絕命時三日內事夜言之岳母柳氏有糶米納官銀兩向貯倉廳張國賢收管錢曾錢謙光探知廿六日擒國賢妻并男張義至半野堂官

刑私拷招稱倉廳上有白銀六百兩錢曾即遣家人陸奎先索去銀盃九只此廿六日午
後也黃昏後復令陸奎押張義到倉廳取前銀義將蒲包并木匣付陸奎手持去曾又突
至孝幕中岳母以曾為受恩岳父之人伏地哀泣曾猶談笑自若其時恐嚇之語不可盡
述廿七日曾遣奎來傳言其話比前尤甚是日逼去家財及葉茂陳茂周和僮僕輩盡皆
股慄散去黃昏時曾復喚徐瑞來傳述云要我主持須先將香爐古玩價高者送我廿八
日謙光先來向管云汝與岳母說云速速料理貴人否則禍即到矣言畢竟出頃之曾來
直入孝幕坐靈牀前大呼曰止隔明日一日矣各貴諸奴俱已齊集即來吵鬧不得開喪
復至書房內大張聲勢管懼其威敵不敢置可否坐逼良久曾方出門而謙光又踵至矣
云汝家事大壞遵王現在坊橋上須請遵王來方可商量適曾亦令奎來謙光隨令請至
二人一唱一和皆云我奉族貴令必要銀三千兩如少一厘不下事命管傳言岳母驚駭
不能答二人復傳內王進福妻出去所言皆人所不能出之口者復命一催促幾次許之
田房謙光云芙蓉莊已差十六人發四舟去搬矣誰要汝田管復力懇一時無措二人云
三千兩原有幾分分的斷少不得隨分付要喫葷點心喫過復喚王進福妻傳話大聲叱
咤今日必等回報然後去得岳母云稍靜片刻容我開賬攜筆紙登樓二人在外大咤管
云初一日先要打汝夫妻出門還不速速催促被逼不過只得入戶見樓緊閉踢開時岳
母已縊死矣管急趨出二人棄帽逃竄趕至坊橋二人拚命逃奔躲匿族貴家中不能追

獲此寔事寔情也乘喪威逼固非一人投繯之時惟此二賊悉載岳母遺囑中另錄刊布先此略述一二以俟申雪云

翰林趙公當即趙士春也士春字景之文毅公用賢孫叙州知府隆美子天啟丁卯舉人崇禎丁丑第三人及第官中允子三延先官陝西按副使瑞南順治丁酉順天副榜萬林廩例監生縣志所載若此然無管名豈管萬林耶

柳夫人遺囑

汝父死後先是某某並無起頭竟來面前大罵某某還道我有銀差遵王來逼迫遵王某某皆是汝父極親切之人竟是如此詐我錢大章犯罪是我勸汝父一力救出今反先串張國賢騙去官銀官契獻與某某當時原云諸事消釋誰知又逼汝兄之田獻與某某賴我銀子反開虛賬來逼我命無一人念及汝父者家人盡皆捉去汝年紀幼小不知我之苦處手無三兩立索三千金逼得汝與官人進退無門可痛可恨也我想汝兄妹二人必然性命不保我來汝家二十五年從不曾受人之氣今竟當面凌辱我不得不死但我死之後汝事兄嫂如事父母我之冤仇汝當同哥哥出頭露面拜求汝父相知我想陰司汝父決不輕放一人

垂絕書示小姐

威逼姓名未敢原稿直書姑闕之

按遺筆云來汝家二十五年當以崇禎庚辰歸牧翁九載而生孝女則孝女當以順治
戊子生時牧翁年六十七於順治辛丑贅壻趙管女年僅十四至是年甲辰女年方十
七也

按縣志稱牧翁年二十一舉丙午鄉以年推之當生於萬曆十四年丙戌然据此錄寔
生於萬曆十年壬午則中鄉舉時已二十五歲矣

兩粵夢遊題叙

天之生才何代無有在士大夫之生逢其時有幸有不幸耳不幸而當國家蒙難戎馬多勞危急存亡之際內沮宵小外絕同氣職非心膺位擁虛名雖武侯之志匡漢鼎王導之功扶晉祚嶽嶽稜稜赤心勁骨將焉用之徒使壯士寒心英流飲泣而已然君子之福莫大乎不與小人同富貴競名譽正以小人之謀毒君者實無事不成就君子未幾而身敗名滅富貴亦隨之俱盡僅刻畫一怙勢傾險之小人而出迺天下事始更有不忍言者吾甚有感於涑菴先生之夢遊筆記也先生自崇禎庚辰應烈皇帝徵辟之典簡牧永甯尋台臬以幹才推轂調繁刺全時闖逆凶臨三楚嶺危疆勢多艱首獨先生迺心王室控賊巢搖逆氛望風斂甲而去有百粵睢陽之稱洎量移佐全晉階憲副調停悍帥庇恤殘黎心枯力竭危苦萬狀先是 上在潛邸避兵過州深藉擁護踐祚之日念先生勲德出中旨召赴殿廷擢貳冏侃侃建議多為五虎攢足雖撫全之命中外歡呼實黨人以危地相傾空拳秉鉞湧涕受命諸帥方挾進勳爵晝夜荒宴兵無編訓餉恃掠取及聞北兵南徇潰營宵遁而已先生方謝病在告疾趨行在告北兵隨至乘輿播遷先生已拔刀自刎為夏弁堅奪擁之登舟子身東下嗟乎脫豺狼之窟乞鋒鏑之生詎先生之得已哉使當時朝無黨人鎮有良將藉春陵之景運授公旄鉞與何堵諸君子戮力安攘焉知靈武建康之事不復得見於今日乎雖然以予觀先生尚未為不幸也使居恒而當朝廷清晏之日由

守牧而歷躋中丞不過博顯榮富貴之一人如三蟬四貴而止矣安得有老錢寒松翠國難於蠻煙瘴海之間壯志士之悲歌者哉宋黃文節云吾人臨大節而不奪只是不俗惟先生之為不俗之人先生之真不俗之夢矣新安旅亭社盟小弟許楚拜書於鵝城之一覺道院

叙二

予與涑菴同應徵書同驅百粵同膺禍患其濱死煙蠻瘴海稠戈密壘之中而櫛風沐雨忍飢耐暑以苟幸無罪益無之而不同也者然則予與涑菴皆夢中人也同在夢中迷而不悟而涑菴獨為拈出其邯鄲一覺乎緬懷十數年中國勢如飄風人心如駭浪事且岌岌而行在諸君子顧迺為螞蟻為蟻鬪門分戶列議論囂然以成敗為兒戲予思援手而不得亦付之無可如何流涕太息而已矣涑菴行不避難一旦把中丞鉞出鎮永地完殘補弊勞苦萬狀至於驕兵悍帥黽勉支吾而嶺右迄亦少延秋毫皆中丞力也及涑菴謝病而遂不支九關虎豹豈不以人重哉今讀其夢遊一編大抵應變者什之七靖亂者什之三才敏而識深鋒銛而機利故節解理斷奏刀春然其自守土以迄撫綏無或有棘其手者雅歌設壺而有封狼居胥之意隱若敵國矣萬里歸來經綸盡捐迺復理前夢如楊柳外曉風殘月乍明乍滅當無問黃梁之熟與未也夫蕉中之鹿槐國之蟻千古沉沉誰為喚醒閱是編而迺知風塵勞攘舉皆酣嚙枕中總非寔相苟得其解亦可以洒然而雪

釋矣雖然因夢得覺覺亦是夢天下事何常之有冰菴以醒眼澄觀世外升沉往復終當有定弱流方淺夫將聳身瑤島為汗漫之遊而予顧沾沾焉冰菴話疇昔商甘苦亦幾於癡人說夢矣年社弟晚菴陸世廉題

叙三

般若經云三千大千世界中如夢如幻如響如像如陽燄如變化事如尋香城嗚呼一念心起三千性相一時起一念心滅三千性相一時滅人生夢耳何事足掛人齒雖然予上下古今世間唯忠義感憤艱苦歷試之際其赤胆丹衷如魚腸干將或化為虎或化為龍射牛斗耀霄漢一段不可磨滅之精氣固亘天地間也冰菴應詔握符始州郡藩臬既秉鉞雄鎮值鼎湖烏號宗社不絕如線尋聞中外交訐金戈鐵馬慳惚震撼公等碌碌矚目袖手之交能咄叱風雲指顧患難出生入死出入生屠坦解牛者然邛然無一棘手此無他唯心鏡澄澈一塵不染如嗚鉢羅奔荼利俱母陀種種名華出自波淖中一滓不著故迎刃輒解衣絮縕掉臂叢棘中而能脫然無罣礙若此此何莫非忠義感激艱苦歷試所餘也嗟乎冰菴鍊金者黑濁氣竭黃白次之黃白氣竭青白次之至青白竭而紫白迺成質之至精者未有不經鍛鍊而成者也今冰菴鍛鍊成矣何異六祖在黃梅碓杵之時立地大悟三解脱六神通七等覺是夫悟則俱悟經云若夢若覺要於見聞知法中有覺慧轉由斯起染由斯起淨總於夢覺分之矣予故為冰菴述般若偈曰一切有為法如夢

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社弟何謙貞識

叙四

我儕埋首芸牕便作邯鄲計其進退古人矢志忼慨即有真精神感召其間及跳入大枕中得意耶失意耶失中有得耶得中有失耶皆夢也當其沉沉酣嚙誰知失得迨遽然一覺始拍案叫曰嘻是迺其為夢也已嗟乎人生何事非夢夢幻已迺夢覺而向人說夢又為人解夢不亦幻中之幻乎予曰非幻也真也於何徵之於吾年社伯涑菴徵之涑菴火負不羈之才每當拊鼓相向人所棘手莫措者涑菴獨游刃有餘人所手忙脚亂一隊難整者涑菴獨投壺雅歌而八面皆鋒蓋由才大而機敏故目無全牛一往而奏刀喜然也及應 明詔涑菴先着祖鞭晚菴次之予最後兩翁後先應命入粵而予區區小草潦倒莫支自後三人亦石公所云同林各夢不一了矣忽遭瀕洞嗟懷知己亦每每夢斷關山顛倒十餘年間兩翁復先後歸來相與握手殷勤慰勞苦者亦恍如夢中人說夢中事一日過涑菴齋出一編示予曰此我十二年中兩粵夢遊錄也予讀之不禁淚數行下非泣其茹荼飲血於嶺崖煙瘴中瀕萬死而得一生也非泣其枕戈擐甲于虎狼窟穴內痛定轉生痛也泣其有才如此而不獲展於河流海晏之日又不蚤抒於車攻馬同之秋而迺抒於矢盡兵窮之會迄今想其仗鉞時雖鼓氣竭而熱血猶腥於海嶠一塊土也使移此於河清海晏車攻馬同之日有不勒燕然而繪麟閣者乎且兩者相較孰難而孰易也嗚

呼其真夢耶幻耶然在他人為幻而在涑菴則猶是游刃有餘猶是投壺雅歌直舉萬重
戈矛荆棘一以詩壇酒壘鎮之而已矣則非涑菴不能為夢而非是夢不足以見涑菴果
真也非幻也請以喚醒說夢者年社弟銘果氏吳迪題

叙五

涑菴先生記其在兩粵時事命曰夢遊陳子受而讀之慨然歎曰國家治亂成敗之故何
其古今一轍乎方先生之守一州也位在下僚然是時紀綱尚出於一旦多大吏之賢者
贊之襄之雖間有異己爭之輒勝故能發攄志意卓有建立澤被遐邇稱道弗衰及其後
為御史中丞秉旄鉞通顯甚矣迺陰撓其權顯掣其肘者旁見疊出大聲疾呼寢如充耳
所以艱難拮据卒鮮成功建於奉身引退而事遂不可為斯可嘆息也已先生此編於陰
撓其權顯掣其肘者皆微見而不詳蓋不欲以過歸人有忠厚之旨而叙述之詞亦類取
質直不加潤色則又見其無聊抑鬱觸緒紛來不願以言語文字擅長也介之推不云乎
身將隱焉文之先生有焉後之覽者使不能得言外之意而求之文字之間則於先生之
所謂夢遊者猶未夢見何足與觀古今成敗治亂之故乎爰識之簡端以請質諸先生虞
山後學陳鶴徵識

叙六

天下治平分符出宰一中材之士能辦之惟當國祚欲遷漢鼎將移之日巨寇臨衝強藩

爭據而乘間竊發者觸處干戈剖腹藏珠者婪貪亡命首鼠狐遁者陰陽煽惑士生其間而欲安上全下犯難不危歷險無斃豈不難哉此非有大識量大學術大才智者弗能吾友馬涑菴於烈宗朝為粵西州守以才優轉東瓊郡牧際泣鼎湖晉元南渡從龍附鳳晉階中丞其間蹈豺虎穴者凡幾墮蛟螭壑者凡幾歷魑魅魍魎之交者凡幾存危旦暮生死呼吸而卒能憐然杖履扁舟還吳親戚故舊卮酒慰勞極平生歡余每強之述別後行蹤涑翁笑曰此夢遊耳何足言浮白澆之盡醉掀髯快談數年情事如在一日余不勝歛服嗟乎令人中有如是識量如是學術如是才智其人耶唐之裴郭宋之富鄭寇萊庶其匹與若夫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其何可同日語哉強請筆之記而題之序竹庵弟馮瑄

叙七

吾人看破夢覺關頭便是學問得力處以此治心以此治世天空雲淨絕無塵礙涑菴兄以徵辟起家致位中丞能出其生平學問歷任中外十有餘年當國家板蕩日置身於驚波駭浪中而卒至蹈險而若喪履危而無恙斯何異夢中境界千變萬化靡所不有遽然一覺仍見本來面目也歸來閒曠花晨月夕闢棋賭酒與二三知己抗談往事悲歌慷慨是真能看破夢覺關頭者試取兩粵游記讀之治心治世學問具在此矣弟續拜書

兩粵夢遊記

吳縣馬光洙菴撰

余幼不慧長失學偃蹇食貧踏蹬於名場者二十四載己卯春改赴北雍為破釜沉舟之計復以次場一字失格擯於闈外進退維谷幾不欲生詢之日者云流年大運即有發迹之日也殊訝其妄落魄無聊適馮仲光過訪相慰語次嗚咽因勸予云令 聖天子加意徵辟破格用人何不圖一進取余答之云是雖初典然奔競之徒寔有敗類心切鄙之不屑與比肩也仲光云家貧親老日月逝矣能必來科之拾芥乎且事在人為顧各整立何如耳余聞此語通身汗下遂往商之芝田周老師欣然開薦以是年秋九月初八日送部十月十五日進呈 御覽十一月初五日報名初六日過堂十五日吏部攷試第二名定知州銜十二月十五日掣籤得廣西之永甯州庚辰正月領憑歸三月初十日束裝起行六月初十日抵任永甯故萬山中彈丸地瑤十之九民十之一土著在庠者僅二十餘人荒瘠無比抵任後謁各上臺俱有刮目相待之意因同社凌求蒙先在桂林郡時得邸報極口為說賢也是時署桂林府者為司李徐公登瀛執手囑曰永甯雖僻小有兩件極難處分事公能了之便是大經濟余詳敏之云其一為土司羅太政事匿印殺人其父兄俱斃於獄印終不出贖終不完叅戎屢統兵擒之每受傷而歸此條欵件八年於茲矣其一為奸人首告于靖藩云土豪數百侵占三鎮兵田三萬餘畝王府批送兩臺欲清出沒為

王莊子謙讓未遑僅唯別蒞任之初革去三里供應舊例及各鋪戶官價一照民間時值平買訟獄之事一一以虛公平恕出之每朔望之次日進二十餘庠生於明倫堂拈題分課晚以榷酒相酬勸隨甲乙之未幾兩臺奉藩王命檄催清田隨兜與詣三鎮踏勘其田雖係土侵軍田然數傳之後轉相酌售民搖安為世業一旦按籍稽之必洵洵生變迺設法清查其地畝寬溢者量為查追令其從寔自首得五千餘畝以報且為力陳利害靖藩不滿志然亦無能相左初欲立莊設官收租又力阻之徑自州中收籽粒以輸而州無煩擾合邑稱便

查田之日路徑土司羅大政巢穴故假宿於鄰近此酋因偵知予近人情也果備雞豕酒菜來謁見予為霽顏以待善言慰諭羅酋始亦疑有計辭色惶悚繼見披瀝相待神情稍安語次因詢汝向有事在府未了乎曰然向來外邊官府尚欲株求汝乎曰然問何以不即了結云寔係父兄犯事與小的無干今出即就死所以不敢出頭因跌足語之曰可惜向來本州太爺不為汝調停所以汝喫虧耳乃叩頭服又語之曰汝若聽信我當為汝昭雪此事完八年未了之局只怕你信我不過耳酋因感泣又語之曰約汝三日後到州城來具呈我當為汝申詳完汝事保汝命酋再敬謝而諾返舟之三日酋果如期具呈葡葡庭輝又以善言慰之剛在州一日府差突如其來練鎮而拘之將擒入省呼府差喝罵之曰汝輩既有手段拿他何八年内不拿直待今日本州勸之出來湊汝之功若然則本州

誠心相勸竟是設計弄他此人不足惜本州亦何能以誠心待百姓府差堅不放鬆云失此機會後難圖也又罵之曰甯可日後汝有本事自行捉拏今日斷不令汝拏去要鎖竟鎖我要稟府院竟稟壞我此人終不可得府差見詞色峻厲尚在疑難因謂之曰汝輩不過欲完前件耳他贓銀在我可完匿印在我可出完汝前件并完按院本府刑廳前件汝意若何府差稟云若得如此分付又有何說因揮使開鍊放羅酋歸家只取印來贓銀八十五兩我代汝還酋不敢去願就監禁曰恐太爺信不得小的也予喝之曰汝信我而來我令反不信汝之去有是理否酋叩頭大泣府差依言開鎖放限令二日速來二日持印到又設處四十金皆零星低飾隨在庫兌銀八十五兩封印一顆備文書交付府差上納酋亦陸續完庫

署徐司李驚喜欲狂遍告各臺云有此神通到任未三月而了此兩件難事因是兩臺兩司轉相告語謬得虛譽遂相商調繁全州全故巖邑也紳士多而抗輸吏胥作奸者眾錢糧完不足三分侵欠至不可究詰按台左公永圖同守道王公維夔郡侯凌公必正司李徐公登瀛親往查算了無頭緒杖斃庫吏書三人一年四易其署及新守至以愿响之人終為奸蠹所混兩臺竟密商題奏將兩州對調不使人知迨後藩司有一吏漏此消息急赴省懇辭而旨已下矣永甯紳士耆老民搖百輩赴省控留極其哀懇終不可得後見右藩劉方伯諱伸語云貴州何所感動而上下交孚迺至於此先是議調之日左藩何

方伯諱應瑞力勸兩臺云全州自來州守不得令終永甯雖小吏習民安令調之往非以愛之寔以害之譬如名花初開鮮妍可愛正宜護惜之多賞玩幾日如何擺在風風雨雨之地使其一旦零落真可惜也為之歎息兩臺云全邑整頓非馬守不可彼可無難也交檄力促往代不得已料理倉庫冊籍交代捕官赴全與舊守對換交付初到之日積蠹俱遁六房寥寥無幾因有相得新守巖峻者紳士頗不敢前迺先就各紳延訪利弊令之各陳所見及查錢糧冊籍諸奸恐害己也而悉去之耐心催造閱兩月始得其槩知向來積欠非盡民欠也吏書相沿侵收終掛欠在花戶所以民敢於欠耳為立催科之法凡輸納者親為給票掛號不使吏書得入其手當堂握算及額者免其候比即不及而相去不遠者亦免其朴責惟欠不輸納者鄉紳則嚴提家屬責枷甚有鄉紳親赴討叩扭其胸願與同入禁秀才欠多者申參褫革完即詳復因是鄉紳不復如向日抗輸而小民有掛號之票赴比完納不為庫吏侵欺其銀色不足與零星小塊亦與平收詳解藩司將此項發兌兵餉得允人人樂輸竟徵定至九分外矣全紳士極多凡有爭訟雖小事必有幾人說情莫可適從聽審之日信理決斷當堂立批審單令承行者高聲朗誦問以歪詩詞調笑之紳士林立庭墀聞之竟解頤去其情罪可恨者嚴加痛責免其抵罪後紳士亦無擾也驛遞夫馬往來如織每寬借一分供應無缺各臺積年前件宿案至累百計差役追呼盈門靜以待之有狡縱者先申詳而責禁之猶憶一府差催前件票內計有三十餘件每件索使

費一錢許以三分猶睥睨不應予硃筆判示粘照牆云積年前件不完自今日始然府差何必苦來纏纏我也不相干不如蚤整歸鞭莫教枉費盤纏州中事體萬千於我有急者為先府差竟揭硃示呈府尊張公元弼府尊執以訴撫臺及監司撫臺笑曰此戲耳又府糧廳掣州中糧戶文漢章拘禁差役并拘其戶族里中不平爭擊之府差奔歸膚懇糧廳隨取一名帖令府差具一呈來告欲本州提解府差忿甚不候出堂擊柳傳遊奴子悞遺者 僅以一呈進即批其呈云有了一個文漢章又要一個文漢章不打府差而打誰哉應該打還該打立時發出府差見之憤懣愈甚亦持送糧廳廳係宗室且西北人也科甚急見之大詫亦伸呈撫臺撫臺云全州慣如此耳糧廳怨撫有嗜全之癖於是司差府差裹足不前即有至者亦不敢為虐拮据半年之後鄉紳之稱雄者始傾心信服置酒相款必為引滿盡興嗣後諸從風延請人人交懽赴席殆無虛日半月一課士亦如永甯科歲兩次童子試取首一為馮永凱一為謝希洙次名鄧喬璋胡襄國俱少年未冠即獲雋鄉榜生員月課居首名者壬午榜得捷二十五人因是翕然有衡鑒之名舊春元俱執贄門下凡赴省送考各縣遣童子於二十里外跪迎至寓為分題覆考各拔數名送道府尊瞳目相視各縣亦不以越俎為嫌也爾時士民傾服科催不甚費力得暇尋山問水鄉紳為造一酒船日徜徉於峭壁瀑泉間巡道謹起龍孫公每以公函貽所作詩索和日以為常撫臺林公贇好文每以成帙相授俯索批評驛傳道黎公慶永亦以詩唱和稱文字

交或以公事赴省偕同僚詣各臺必另延見不以末屬相待也紳士請席必有歌姬侑觴徹夜豪飲外有風流太守之稱

壬午之夏忽有鄉紳告變云文橋地方有倡亂奸徒每百人為一部今已聚至七部矣旦夕竊發將有不虞此紳為伍成武老成端謹人也其言非繆因密商之何都閩以百兵付胡把總前往擒緝但路徑未諳不便徑往因呼一步快熟彼處路徑者授以千錢令眾乾糧而往大雨中黑夜啣枚而進黎明入其巢果翌晚宰牛盟神是蚤尚羣聚酣飲一時擁入擒其渠魁十六人細審顛末立斃杖下餘黨悉潰地方弭一隱憂各紳俱捧榼酒稱賀曰賴父母之力得安枕矣又積窩蔣紹元者通廣東西湖廣三省劇盜按臺廉訪之不可得邊有鄉紳袁三餘偶於郭外過之偵其行止密來相告授計捕官率丁壯十餘人往猝然就縛黨羽甚多剛羈重禁城街忽張掛榜示稱總制三省大將軍統兵二千餘員名即日入城興問罪之師紳士喧譁揭而閱之謂紳士曰無妨也此即獄中蔣盜所為耳紳士曰何以知之曰此奴遇袁老先生而猝然就縛今偽示所言三千餘者三餘也員者袁也直斥袁名非此奴而何袁紳怖絕適值按院李仲熊入境又久雨城墻傾圮三十丈一面令獄卒防護嚴緊按院欲留駐全州一月料理入境疏因思越獄事有可虞緩圖必致滋蔓若詳上臺反成不了之局彼羽翼甚多變生旦夕欲權自處置則按巡諸臺與諸刑廳在境又無不相聞之理廼賂按臺掌案者恣惠按臺即日蒞省然例又當躬送往返須旬

日城墻傾頽甚慮也躊躇無策郊送六十里策馬而前即行稟別按臺唯唯飛騎回州日已岫山矣以名帖迎請諸紳士至公所獄中提此劇盜及先有事相關二盜在禁中捽之至前數其罪而朗告紳士曰若此罪大惡極蟠結三省寇盜作孽地方者應置之死乎齊聲應曰應置之死迺選力壯數人痛捶之三盜立殞杖下僞示虛聲畢竟絕影響人心稱快假使此時隨按臺赴省城墻傾圮可以闌入一時逞發可不為寒心乎全故多盜一拘禁則在外黨羽必百計力出之若申詳上臺問擬大辟每有越獄者株累反多任內凡獲盜二百餘人審其情真罪當法所難貸者俱立刻杖斃所以一時盜賊屏息

癸未闖賊獻賊攻陷全楚逼近全州所在震動先時祁陽王為虐地方人心怨恨乘此攻殺祁藩星夜遁入全境假道赴粵西省城倡亂者隨之而來人人股栗因陳兵境上力阻遏之祁藩致書乞哀必求庇護又思外既有強寇內又有亂民必致自相糜爛申詳各憲嚴檄阻之祁藩亦竟他道間去纔得帖息而逆賊之報來矣爾時城內空虛百無一備紳士俱攜家眷出城百姓從之一日數之迺出示先禁檄移次禁說傳詳上憲調永甯副戎孫公尚鎰領千兵為城守計漸次佈置防禦忽九月十九日夜半防禦黃沙叅戎李公當瑞啟城門甚急晨行率入城曰闖賊來矣予曰何以知之云闖賊假裝督餉莊戶部諱相誨之舟沿途知縣叅謁俱不相見且隨船約有三百餘號若督餉何以有此多船也予始亦疑之比天明城中無一人矣予令孫副戎坐北門城樓以鎖鑰交付親策馬出城只隨

門子一人到河干呼一漁艇飛棹迎之果數百艘揚帆直指遙問莊老爺坐在何船內指一船曰此是予袖銀拋其以見之得以相傍躡身一跳登其舟請相見仍以病辭因高聲曰事急矣我此來救護舊公祖非為別事也莊在內艙聞之即臥次請相見問係何故曰人傳是老大人船迺張獻忠賊船前途共有民兵數千堵截因老大人昔撫院地恐有悞傷故親來識認今果真當飛回阻遏也隨別躍下小舟登岸城隅紳士見予仍策馬回俱額手大喜曰太尊此去無恙非真賊矣人心始定於是開城門換衣服候其舟到城下又更謁之莊公慙借一寓調養沉疴力辭之云闖逆旦夕且至事不可知豈堪駐札又慙少留一二日備買柴米酒肉之類曰是不難遂送白米二十石柴二十担酒三十罇宰豬二口力促之行其所隨之船俱楚中逃難者附之而行俱嚴逐之出境是晚城中迺大定於是詳調土司狼兵應敵陸續漸至又計餉無從出也躬請紳士計議有言堅守者有言林戰者有言避賊者有言堅壁清野者有默出無語者眾論不一予語之曰各位若欲辦賊不消許多議論只依我兩個字餘俱我自承當眾問云何曰只要完錢糧既有糧餉稍粗膽壯凡事可以湊手我守土之官百凡是我千條也眾欣然爭輸不三日而得萬餘金又詳請粵東制臺粵西撫臺各檄藩司共解一萬三千金又撫臺問米何從出曰此不難耳只留本州解府倉糧一年便足用只須候詳批耳撫臺喜甚云此何必詳貴州竟便宜行之又得米一萬三千餘石於時泗城州狼兵以三千應忠州狼兵以四千應附近土獠以

二千應兩標營兵以二千應楊總鎮率各叅遊督率分攻永州東安道州甯遠祁陽等處
支給本色折色水運陸運人人賈勇遂復楚七城擒迎降授偽官百餘人審首惡六十四
人磔之先是防守之日闖賊遣二將領兵數百伏於黃沙備領十餘人啟城門云是投降
効用者登城隅俯詢之二人稱係張闖營將偽為失事得罪今逃來投生願為向導張闖
可立得也予陽慰勞之云且安營城外當詳軍門而後收即遣二吏持榼酒相款投之以
計多酌勸之酒與結盟候彼極歡之時題陰耳與語云可惜二位好人州主疑心錯了彼
若驚問即云州主令以酒款留別無好意即刻調兵來擒殺也果二賊跑馬飛去隨於城
中發喊放砲以疑之二賊同十餘人狂奔至黃沙語休兵云大兵來矣正不知多少伏兵
棄甲曳戈甚有滾跌黃沙河而自相踐踏者大奪其魄此第一次靈聲倖成也恢楚之後
駐兵永州高同知監紀者與楊總鎮爭所獲財物婦女意氣相激高先拔營回楊亦撤兵
返全州棄所獲空城又為賊所據駸駸又逼全矣城中復哄動予提刀向楊總鎮曰嬰城
固守是我分內事今為私忿棄却城池前功盡隳反招引賊寇乘勢而來是誰之咎公若
不速後我以家眷入山中即以刀殺汝遂自刎矣楊總鎮悚然承應立刻又提兵往復克
正所得諸城雖有桑榆之收然殺傷擾害又大損一番矣時靖藩欲借擊賊之名陰有不
軌之意不謀兩臺自密調田州狼兵一萬先於黑夜潛出省城單騎到全匿於民家有門
生周春元名忠佐密來報云靖藩悄地來此田州狼兵將蜂擁而至若之何隨密報撫院

一面托宗室素相知者諭以藩王無出境之理勸令潛回田兵到省之時大逞搶殺撫臺無以禁之亦驚惶甚令賞功官預備棺木經過靈川縣官走匿經過興安縣官自縊所到無不焚劫先聲可畏頭站到州押擯官投見大作模樣予降階迎之延引其坐首詢以擯官擯兵數目彼先有一手擯在袖曰太爺真正在行別處何曾說及所以衆人吵嚷耳接其手擯約費僅二百金立刻捐資兌封并備榼酒躬自答拜擯官愕然曰太爺何神速至此感蒙如此相待自當効力不即卸鞍隨策馬前迎三十里語營頭曰全州太爺曉事不比別人汝輩須遵約束不可仍前亂擯衆皆唯唯而退田州知州姓岑名廷鐸者少年嗜殺性極劣做到州之日留在城外湘山寺結營緊閉城門自往投拜彼盛陳兵衛以待予亦盛儀從吆喝而往頗知謹戢預備送程酒席餽之翌日張筵以款彼此酬答與彼心腹了無猜忌不敢少逞亦絕不與彼談及行兵事每蚤唱籌給米一百四十石分派給散委十吏管十堆無一譁者

日遣權州

即土司

來云不消每日費心給米只求給幾票下鄉自

買米足矣予即以十金成錠者納權州袖中語之曰我處現貯倉中甚多儘着支用何須要買所云買者不過兵丁假此下鄉騷擾耳願仗一言方便作陰隲權州領之而去結營十日兵丁頗有不耐禁戢之意余給土司曰盟翁知此來為靖藩所悞乎曰不知也曰靖藩調兵未曾知會撫臺今撫臺將拜疏入告謂盟翁擅行調兵離境倘奉旨嚴切將若之何土司忙問曰何以教我予曰今楚地平定無所用兵盟翁不若率師軍歸弟當力求撫

臺歌手何如土司感甚曰非公見教幾悞我次蚤即班師去備楹郊餞洒淚而別消弭地方一事亦大快也

旋以十三洞巢瑤人中 兩臺欲順道借此土狼兵萬人進剿之同時陳春元與順為鄰招撫叛瑤竟不用土狼而去蓋自九月十九日至十二月二十六日登城守陴躬率紳士分隅防守夜則每隅列火炬松香油糠火光徹夜耀天衣不解帶目不交睫者約一百日夜甲申三月望日備席七十餘桌花紅台蓋折席稱是請楊總鎮暨叅遊各官及本州紳士慶太平宴畢諸鄉紳春元生員俱向予拜謝有一紳為趙獻素為戶部郎諸紳士所推重者昌言於眾曰公等知今日太平宴為老父母剿賊之功乎愚意功不在今日在上年除文橋七部之賊若使此輩蔓延至今我屬無噍類矣眾共稱服其言為當嗣後地方復業各土司狼兵及標兵俱各發回時狼兵被調者羅大政一營亦在其內羅效力居多蓋感前日永甯保全之德也凡各營所擄婦女攜經全州者挨查發銀收贖分寄紳士宣傳示楚中令彼本主認回多有紳士家父婦室女相攜至堂墀抱頭痛哭叩顙感謝撫臺聞之亦致札諄謝云門下積此陰功已記名天庭矣是時在楚藩王宗室無不矜害獨桂藩輕騎過全不入城遲赴省入粵東逆賊獲兩世子安仁王永明王羈禁之將劫以行安仁王在道州禁中靖藩護衛往救得脫永明王在道州禁中予同楊總鎮突圍救出護送來全為備衣服鋪帳飲饌器皿安歇三日送路費遣吏目千戶護送又委一生員謝允謙

伴行至東粵桂藩父子重得聚會桂王甚感特疏題薦東西制撫交薦東制臺沈公猶龍特疏薦云逆賊攻陷全楚勢如破竹睥睨全陽徘徊城下本官悉力防禦使賊不敢正視全城踉蹌而去乘勝襲擊恢復楚境等語而京師已有變矣

甲申四月接郵報陞廣東瓊州府同知深幸脫苦海不半月隨有先帝遇害之報爾時

五內摧裂亟催署郵交代離任而不可得藩司蔡沈因上臺委署未定又復詳留予激切再詳云三年勞吏艱苦備嘗今安得不拘留之禁錮之也藩司以拘留禁錮四字過激得

罪故意稽捧幸沈制臺見詳文懇切在甯遠調回陸州同代謝始得卸事先時按臺李仲

熊與撫臺林公為難各具疏劾俱牽予作證時大計參商按臺將撫臺所信重者四人

盡皆拉去而獨不及予因予拚着一官與之硬對且知予為王昆華師門下士且為李括

蒼師孫大器師壯雅賞拔因是不敢動手也李按臺性極貪鄙蒞任未幾即遣承差賚三

封報來云每一報封要一訪犯須萬金賍者為要予語之曰全州何等地方即極大鄉紳

亦不過幾千金家業那有訪犯得萬金者為我持去繳還無此訪犯不過壞一州官不及

貴差也厚贈厚款之差亦唯唯持報封去然例又不可少訪有一異棍係江右人逃匿西

延作孽多端即臚款開送遂羈禁之適值分校武闈赴省慮其逃脫即親自械往此棍神

通異常用七白金賄脫按臺親喚堂下釋放且囑云汝此去必有造訪之某可速報來此

棍遂將西延姓唐者造十萬賍送訪按臺幸甚行牌仰平樂刑廳姚公斌提究差後到州

予謂之曰此訪犯從何來耶本州訪過有人按臺不審徑放令此訪未經本州開送按臺何處得來要人只拏我去便了屢催亦終不應改批桂林刑廳賈公必選來差亦復如前堅拒之賈刑廳不得已面稟云全州為非本官開送強強不申解須是改批本州審解度可結局從之改批來州予不差役只寫一諭單喚令唐人同請被害出州越日即至詢詞內有名俱齊呼役擺設香案在露臺公服對天四拜祝云全州知州馬光在任從未做一件傷天理滅子孫的事今被按院逼迫沒奈何搭了花臉做此椿事眾百姓亦須諒我諸犯聞之即號啕大哭合堂胥吏亦俱涕泣於是端坐喚令商議此俱是捏造之事無可審無可問只須酌量贖銀多少申報便了諸犯俯伏一惟上命始酌議四百零九兩其招詳報詳中極寓譏諷旋即批允不數日細思詳文多有未便行票桂廳不必解贖速吊銷原卷刑廳行文并作速吊銷訖按院又恐來票留作張本又連票亦俱吊銷從此按院恨入骨髓矣按於平樂府吊取贖銀三千餘兩寄全庫予稟撫臺知之亦即參奏且指余作證後絕不敢取一厘僅於賞兵送禮動支花銷繼語桂刑廳曰不料全州狠惡如此然終無奈我何也及造冊候代牌行全州駐札且面囑修理衙宇予思此來相與盤桓終非好相識也丞語桂刑尊曰外邊傳說有萬千贖贖寄全州庫若來則此語似真桂刑尊以聞即刻改牌駐柳州者三月不見親近為幸亦省多少風波也迫為總憲李邦華參拏而始得與之開交不然恐亦終不免也

將離任赴東粵之前新按臺鄭公諱封蒞任先駐梧州因送撫臺便道來謁初見即屏人
詢兩臺交爭事予為備陳顛末鄭公始悟又曰雖則如此然在衙門體面各人要存耳後
亦不與撫臺為難按臨省城與新桂刑廳吳公鍾靈同年也催賢否冊丞甚尚未經酌定
析捕具密請傳梆以進語云吳年兄只會做文字不會做官豈有司理問以賢否而久不
應者乎時司李兼署府借重為一開列備覽予作起曰此何等事而下吏敢越俎按臺曰此廼肺
腑之語若如此反不相諒因據所知開列復薦按臺所不滿者二人辭別赴廣東行是時
沈制臺出巡韶州溯流而上欲往辭給假暫歸祇英德兩舟相值復隨之而下至三水驛
相見謝辭不允至東省再見以老母年高乞假暫省制臺曰海南黎賊叛亂告正有事之
日必欲借重調停即日遷轉易事耳謁按臺劉公達亦然不得已驅車赴瓊路遇強寇劫
掠行囊過半聞關渡海正值黎賊攻破臨高縣殺官劫庫又圍定安縣城中一空紳士百
姓赴府告急者以數千計道臺林公諱汝翥忙甚初見即握手謂曰望眼穿矣一以黎事
付託竟攜印赴省辭任棄官去府尊張公允佳惶惶無策地方蠢動予與守備許大才商
議宰牛誓師突冲定安之圍圍遂解先是定安知縣王姓者以賊圍無援窘甚自縊署印
無人因為暫理招撫居民日則拮据夜則巡城即除夕元夕猶登城策騎周視也賊魁符
元豪黎雪黎祿黎番分踞作耗廣佈奸細窺伺因每日在教場試騎射繕甲造帳製弓箭
火藥銃炮鐵礮諸武具黎賊相謂曰馬二爺果欲勦我輩耶時又招黎頭王仲英及黎長

陳貢生王貢生十數輩嚴令防禦又陽示招撫忽命徐中軍授以反間之計三黎自相戕併俱各授首符元豪雄据儋州勢亦少孤亦遂用計撲殺之梟其首并三黎之首獻俘厚賚徐中軍劉陳二守備為之把盞是役也不興一旅不煩一矢而得成功瓊人傳頌向來黎患特簡總督師徒數萬錢糧數十萬未得貼服今不勞費而定未有若此之安閒神速者也然差喜僥倖獲成非有他能也丙戌正月符黎餘孽復嘯聚於白沙深處欲乘燈夕弛禁之日進郡城作亂有告急者禁不令傳說仍令徐中軍扮作賣肉者挑担入其巢穴與之交易假以無意揚言府二爺不知提兵往何處即日各寨兵到我輩做小經紀人只怕兵來不知此處可惜住幾日否眾孽聞之疑事洩來搗巢也旋即散去

是時答府印門九十日恰值歲底新年一無所事城北守道蔡秋卿來署海南巡道頗作聲色見予署府印嚙門子來索八百金同堂弟在署頗有難色予曰狗既咋骨纔不噬人竟予之四百金即日封印小轎便服拜鄉紳春元告別百姓聞之閉城門罷市人持一磚擁進道門欲甘心於蔡道蔡道聞之心膽俱碎急遣在署鄉親翁姓者到府跪求出堂視事諭散百姓予始亦以病辭既思亦儘勾洒落矣殊寫牌諭止之士民始定蔡道悔過不遑曰那知此公如此得民心也後又以臨高澄邁二縣缺官托新府尊李逢春致意借重兼署欲以償前費也予語之曰署府三月詐銀四百並署兩縣我不能又出資本作販夫也回詳中亦以販夫二字直拒之李府尊為之咋舌按院王公諱化澄聞之行查此事將

以據叅而蔡道適患病殞幸也

福建江西信急新制臺丁公諱魁楚因方伯果公諱時亮推薦特甚是日移鎮南雄遂徵調土司狼兵知為予素所服習題薦監軍道僉事不俟 命下遣官敦請監攝其軍其率領

親兵及召募黎兵渡海赴南雄為制臺造營房給月餉整頓兵馬分撥前過梅嶺偶與雄廳馮珙不合亟求解務堅不允行纔二十日而聞信又壞矣同制臺返肇慶議擁立事適西撫瞿公諱式耜陞任少司馬在肇與制臺議論相左為之調停弗獲又兩相委托因思擁戴大事豈小臣所輕置喙者異日兩公相激必諉罪我不別兩公竟歸瓊州謝監軍事後亦究依瞿公議擁戴言定陞任車駕司員外未幾恒中李公用楫疏薦陞海北巡道旋改嶺西巡道副使纔欲束裝而時事已不可為矣避居海濱行李為之一空時丁亥三月 中事也戊子春忽聞反正之信六月始確與同事出身相慶九月杪渡海十二月抵端州 陞見旋惟勲火 上念舊擁護功傳 旨召對極謝當日護救始末 賜宴 諭鴻臚

寺堂上官傳 旨吏部照三次 覃恩加陞三級迺為當事五虎所厄僅陞同火卿加級

贈封祖父母父母恩及三代蓋異數也朝班碌碌見門戶攻擊愈甚五虎惟以招權納

賄伐異黨同為事知時事不可為屢以疾辭奉 旨不允僅令在寓調理時全永享撫軍

病故全紳士思及舊拒闕逆功督輔瞿公知之亟以民情上聞即日有全撫之權舊撫臣

例必由會推五虎以資格相尼不由會推冢宰竟奉 旨補贖陞授于抗章懇辭侵及諸

人疏至再三不獲 陞辭之日條議時事疏力諫之諸人亦不敢置辯抵桂林與督輔瞿公商酌情形見將驕兵悍且餽餉不給日事剗擄力陳措餉勵兵偵探夾擊分汛保民諸事條上總鯁慮之及抵全州捐橐犒軍為費不貲督諸營分五道並進諸將俱已晉爵公侯志得意滿日則賭博羣飲夜則擁少艾為樂觀望不進遷延兩月迺始發兵攻永州初亦告捷三次繼而疎縱奸細入營放火尚然高卧一時喧亂人不及甲馬不及鞍相率鼠竄狂奔封疆又付之一擲矣抵全端定亟備酒飯慰其渴飢迺語之曰彼不來追我自走耳站定脚跟尚可養銳以圖再舉試問今日將更退歸於何處諸將聞之無語力督其收拾殘敗仍札營於全北城外十里之太平鋪力為設處糧米親往山中村落浴家督催糧賦即除夕元旦亦令之挑負逆營聲勢振怖庚寅三月忽訛傳有北兵來不及致詳五營盡拔營官遁督師張公同敵亦在營中不能不偕之行予致東微諷之渠以為嘲刺竟啣恨去予自謂與城存亡之人也即檄紳士百姓誓神督民兵得萬人設立十三關四民俱搬入關中相倚為命人民俱集各營聞之愧悔督輔瞿公嚴檄催進復移營來全縱兵入關大肆擄掠避難居民受毒不可勝言矣余憤甚為繕疏上聞即乞休屏居山頂鎮國公明一責立營關外力請出山謂公不出則擾民不已出則可不擾民也予謂以此要我斷無不出之理迺小轡出山料理接濟糧餉不一月而各鎮又聞風拔營走矣若輩握重兵受重寄等於兒戲再上疏乞休自請就戮哀動 天聽奉 旨撤回赴部用瞿公疏留謂

節鉞重臣無輕撤理又奉 旨慰留遣兵部司官賈勅諄諭聖王其章各一人孑然一身

作何障禦適病感冒甚劇輿疾赴省與瞿公具述所以戕民擅奔之狀瞿公始知一日不

可留也甚悔前疏之失予具咨懇以轉奏十一月初六日上午奉 旨病痊起用而兵入

省城已大潰決裂矣此時即擬自裁念有老母在且既已在病離任可緩於封疆之誅盡

棄行李舟無傍人幾至沉溺僅抵陽朔而兩路夾擊欲赴水為僮子泣挽迺舍舟入山寨

次蚤兵隨入山衣服被囊罄劫無存抵暮從山巔挂下黑夜掉泥中避往撞巢又為外人

所覺遣將官領兵看守隨欲奪其刀自刎為將官者夏姓堅持又不容轉身立逼之出隨

之登舟此時已置生死於度外矣到省見總兵練國安副總于文科力請速死二人竟相

待甚善練總兵為安頓住處挑送飯米于副總又慮在省嘈雜請之練總兵求送全州安

置遂於辛卯二月初一日行實元旦也當時改用建丑正 故二月朔為元旦凡飲食往歇之處俱于副總任

之屢求退不得也幸舊識及門生諸人日餽資糧間以碁酒遣日盤桓九閱月法禁稍弛

擬卜鄉居舊門生有願送田者有願借園房者欲就之隱居為終焉之計懇之于總已得

首肯值瞿使從家鄉來附有家報知先慈已於春間二月棄世家中為藉產事株累極苦

痛悼幾絕歸志始決然終不可得也值代于總者為劉副總孔修江甯人也一見如故雖

武弁然青田之後頗知文墨兼喜對客啣杯日夕敦請宴樂必至夜半始別語次求其謀

歸亦終無策適有流謗于線總者言日有宴會必餽貲財線總遣將官密訪將有羈留隨

旗之意劉副總聞之即呼遣官諭云彼口食尚不給我輩念為先朝大臣憐其流落他鄉
實不忍也遣官依言回覆線總兵忽動良心遂發一護身牌放歸時壬辰三月也劉總改
調南甯留家眷在全托為照管又囑家中措置路贖五十金相贈稍稽時日迨四月十六
日啟行聞有錢騎從衡州來而阻至五月二十五日借一小舟行至永州聞有潰兵四散
而至一路戒嚴六月初三日抵衡州覓搭船不可得借寓于總新造空船內六七日聞靖
州有孫兵至即孫可望之兵可合城喧遁此時亦坐不穩矣河干阻住行舟絕無往來者覓一小小
客船相附懇衡州署府趙同知轉求營將給牌放行時有祁陽徐將官聯舟欲相隨予認
為一家許之相傍得出柵次日至衡山夜半忽而聲震天疑為強賊迺續順公帳下差官
攬船也攬及徐船原係舊識徐將官亦認為一家得以無掠深幸兩日前攜帶人令亦為
人而攜帶何相報之速也又行三日始達湘潭時續順公從寶慶全營奔逃河中檣帆亂
竄隨之行至長沙扎營立柵亦不許放一船行走以六七月中酷暑伏藏小艇者四十六
日日蠅夜蚊攢集從來未經嘗之苦未可形容值于總新船載鹽過辰州稟討闕故懇搭
其船纔脫虎口如插翅上天矣纔行一日駕舟者不識水徑竟擱淺灘挽拽三日夜不得
動水愈乾船愈窄續順公全營聞追兵又晚夜飛奔始時見滿河船盡而追兵至孑然一
舟釘立沙灘亦付之無可如何而已靜以待之遙望三四船至因默祝曰倘可生還或得
呼而求渡乎漸漸相近遙呼之即應原與于總舟人相識者但相造未完都無遮蓋因求

相渡洲然依允即刻顧之以行兩日抵洞庭湖順風極狂暮時將抵岳州矣時中秋月極皎忽而火電交至霎時黑霧漫天狂風驟雨迅疾而來以破散未完之舟震盪於衝波激浪上無遮蓋淋雨傾身兼之黑夜舟人無所施其伎倆叫喊連天謂此番必不得免矣震盪者一夜抵天明風勢稍緩終不得行又搖撼於湖中者一日夜第三日纔揚帆過岳州續順公營又札岳城下恐其截住飛棹逕過所攜僮子另宿脚舟幾乎相失行三日達漢口遣人另覓搭船得一船已議定窩單矣及登舟而又不允聞僮子呼老爺謂是職官不便也再三講說得允云少待五六日可行始謂五六日易待耳不料客貨未齊在船悶坐者二十七日迺動身及撐至江口又坐十日至九月十七日迺行纔一日狂風大作黃沙蔽天不可得行波浪中又行二日見別船顛溺江中者殊可怖也日遇逆風不過行三四十里挨過黃蘗過九江風愈熾望見匡廬舟主人指曰此所謂廬山也遙隔停舟置酒相款時同舟者有徽人湖人頗知字謂予曰何不作詩紀遊乎予因搦管浪吟頗誌不忍輕別之意亡何狂飈徑作經小孤山舟過而復相回三次因思不忍輕別之語若為之識也舟人謂自行舟以來未有此怪事十月初七日始達蕪湖停五日另僱庫船出關備受二關需索之累至龍江風狂舟行如駛欲赴瓜埠訪劉副總令郎兼送家信而舟不得停僅遣一人去及到京口好抵家矣不謂開河作壩先一日已築斷又阻不得進迺登岸借居七日歸心如箭僱車以行至奔牛僱船行及橫林而次兒長孫來迎一時父子祖孫相會

相抱痛哭又行一日纔抵家蓋萬無一生中得生萬無得歸時得歸及得歸矣而途中備極險阻如此念自庚辰三月出門壬辰十月二十七日還家共十三餘年在外備極勞苦歷盡艱難迺於干戈滿地波浪掀天中作收場令仍是本來面目夢中夢幻中幻如盧生從枕中遊也但思先帝大恩未報尺寸又不獲以身殉則死亦不瞑目也夫

按廣西通志職官表馬光吳縣人崇禎十四年任永甯知州崇禎十六年任全州知州官績志未立傳

兩粵夢遊一編吾六世祖涑菴公宦遊兩粵事跡親記手澤也公自粵遊歸隱堯峰幽棲巖阿傍築純陽閣又近姑蘇臺舊址往來於靈巖香湮穹窿山谷赤松子採芝處又有漁蓑樵笠雲袖霞裳皆深沉奇士日以琴歌詩酒相與嘯傲其間公臨終云檢雖無冠帶瞻我本來面目亦可令之結茅息影之所即葬我身足矣云云後子菴公恪遵奉安所遺是編傳已七葉前蒙新安許子諱楚首為之序其後起頑陸子聖徵何子銘果吳子青田陳子竹菴馮子并弟諱續者諸君子亦各題序但是編有殘損字跡幸存湮來公鈔本校補鐘自顧菲材又慚無識每一開卷未嘗不垂淚沾襟當春秋祭掃徘徊松下而不能去幼時懷吊詩有先世丹青亞後代何貧寒句嘻天若無虧石可不鍊海如長澗鳥可停銜公之勞蹟望君子之能揚傳得手編期後人之克守庶不淪吾祖之苦志也幸矣七世孫鐘跋

兩粵夢遊記終

序

史以紀事垂法戒夫人而知之矣顧史才難得龍門扶風而後寥寥數家愈趨愈下宋元之間一望茅葦况于裨官野史惡有可觀者哉裨野之文鮮衷乎道循詭走僻炫異逞奇求悅市井庸俗人之耳目有道君子弗為也若有筆有識據事直書即在一郡一邑方隅治亂之衡皆必以春秋之直道行之雖裨野猶正史矣平臺紀略亦野史之流也康熙六十年臺灣土賊朱一貴作亂

王師平之山人身在行間日覩風濤戎馬不突鴻哀指揮戡定經歲餘而後返其于平臺形勝事蹟及軍中參贊公檄謀謨具載東征一集讀者自能知之繼因當時求井道聽耳食妄言臺事慎訛傳而失其真將惑亂他年史氏之聞見此平臺紀略之書所由作也其書以垂戒為主義守土之官兢兢業業顧畏民岩奸頑之輩革面革心共興仁讓是以起亂必書長亂必書棄民失地狼狽遁逃必書羣賊得志猖獗恣無忌憚必書以明封疆任重稍存翫忽之心必至決裂潰敗不可收拾如此豈不足為前車之鑒乎自古作亂逆賊靡不身首橫分史冊昭然愚氓或有未盡識者即以目前朱一貴竊踞海邦有地千數百里有黨至數十萬妄擬王公拜官封爵充盜賊之志願至此極矣曾不旋踵而或磔或梟妻子親屬並受誅夷作賊果奚益乎回思守分善良安身樂業何等愉快所以反叛亂之心而作其尊君親上之氣又不啻示之標準焉嘉不屈嘉守澎湖臣節也叙調度叙戰功

叙擒撫予出力也置身局外不以己名雜其內示公也總論其是非得失疆域闢繫施經綸而措之治安又善後之長策也使人人皆讀此則在上無翫忽之官在下無悖逆之民千秋百載久安長治山人之有功世道也豈淺鮮哉山人平素以世道人心為己任所著女學學準公案諸書皆裨風化不朽作少時有志欲續明綱目旁求徵信及至京師見明史館纂述未竣恐不無是非互異之嫌又嫌人子孫有向山人嘵嘵聚訟者是以中輟慨然欲修宋史未敢自信先纂唐代名臣為修史試筆一書以質海內今宋史雖未成編而讀斯平臺紀略亦可知其史才之大槩矣紀略成于

雍正元年風行海內者十載舊板漫漶余為加評點而新之因併叙其事于簡端
雍正十年歲次壬子秋八月同學弟天長王者輔拜手題

自序

藍子自來寧歸見有市靖臺實錄者喜之甚讀不終篇而喟然起喟然歎也曰嗟乎此有志者迷惜未經身歷目覩徒得之道路之傳聞者其地其人其時其事多謬誤且亂于此然則史氏之是非其迷亂于裨官野史之紀載者不乏矣臺灣雄踞海外直闢內地東南半壁沿海六七省門戶相通其平非于國家渺無輕重者致亂之由定亂之略殉難喪節運籌折衝皆將權衡其袞鉞以為千秋之龜鑑言焉而不求其實習焉而不知其訛鄙人所為慎也謏劣不才學荒識陋東征逾載躬歷行間風濤戎馬碩鼠哀鴻執馘獻俘招降殄孽至于探搜窮山綏靖耆黎無不目擊手揮又或中夜聞警磨盾草檄千里馳驅睇瞻要害廢食廢寢冒風冒露蓋亦幾經勞瘁矣無一命之膺當賢畫之寄事定歸來滿船明月惟有全臺形勝治亂事蹟了了胸中所見所聞視他人較為切實則平臺紀略之作惡可已也據事直書功無遺漏罪無掩飾自問可見天日質鬼神而或者以列憲稱名為譏是猶未知載筆之道者載筆所以傳信非一人一時之文天下後世共之而姓名尚不敢筆之書則過失在所必諱縱功績可紀亦等之謠語諛詞夫豈其可傳耶鄙人愚昧文不足傳平臺大學事在必傳直道平心無為市井訛談所昏惑亦庶乎其可矣若夫鑿前車網未雨施經綸措康又有治安之責者諒早留心不待閱茲編而得後之也

雍正元年癸卯夏五月端午日閣漳藍鼎元玉霖氏自題于鹿草廬

平臺紀略

漳浦藍鼎元玉霖著

天長王耆輔近願評

朱一貴作亂

大清康熙六十年辛丑夏四月臺灣奸民朱一貴作亂一貴漳之長泰人小名祖游手無藝好結納奸宄為鄉里所嫉于康熙五十二年之臺灣充臺廈道轅役尋被革居母頂草地飼鴨為生其鴨旦暮編隊出入愚眊異焉奸匪過者輒款延烹鴨具饌務盡歡時承平日久守土恬熙絕不以吏治民生為意防範疏濶一貴心易之辛丑春鳳山縣令缺臺郡太守王珍攝縣篆委次子顏踰閑徵收糧稅苛刻以風聞捕治盟敵者數十人違禁入內山伐竹木者餘人奸匪遂籍為口實日誣誘官府短長搖惑人心有黃殿者居羅漢門與朱一貴善時謀不逞往來密洽

三月李勇吳外鄭定瑞等相率之羅漢門見一貴曰今地方官長但知沉湎樗蒲耳種種不堪兵民瓦解欲舉大事此其時乎一貴曰然我姓朱若以明朝後裔聳鄉村歸者必眾皆曰可

夏四月十有九日己酉李勇吳外鄭定瑞王玉金陳印等五十二人即黃殿莊中奉一貴焚表結盟各招羽黨得數百人立賊幟書大元帥朱夜出岡山襲故塘汛

辛亥警報至郡總兵官歐陽凱集將弁議出兵中營遊擊劉得紫請行弗許右營遊擊周應龍者龐然魁偉素議論風生令以兵四百人殺賊又白道府遣臺灣縣丞馮迪調新港日加留灣肅壠麻豆四社土番隨之前往岡山距府治三十里賊勢未盛疾趨可滅是日細雨霑泥應龍率兵番行五里駐半路店

翼日再進十五里屯角帶圍賊夜由糠榔林汎防把總張文學迎戰敗績棄烏鎗藤牌軍械為賊所得龍隔一溪不能救賊復掠大湖殺汎兵飽所欲而去南路賊首杜君英於是日遣楊來顏子京率其眾百人之一貴所稱君英在淡水檳榔林招集粵東種地傭工客民與陳福壽劉國基議共掠臺灣府庫又有郭國正翁義起草潭戴穆江國論起下埤頭林曹林騫林埏起新園王忠起小琉球皆願從君英攻府約朱一貴共事

癸丑朱一貴移屯岡山之麓周應龍兵至小岡山遇賊與戰千總陳元把總吳益等奮力掩擊賊大敗逃入山奪交友庄屯住應龍收兵劄二濫顏子京亦回下淡水

甲寅周應龍在二濫傳令兵番殺賊一名賞銀三兩殺賊目一名賞銀五兩土番性淫殺良民四人縱火燔民居復斃八人聞者股栗

乙卯遠近賊黨借兵番殺掠為辭鼓煽沿途莊店迫脅居民分授以幟由是各鄉紛紛響應堅賊旗幟應龍進劄楠仔坑得南路營參將苗景警龍報稱林曹諸賊夜攻新園奪軍器下淡水營汎已陷

丙辰周應龍後行十五里宿南路營

丁巳官軍遇賊於赤山杜君英朱一貴兩路夾攻戰方亟周應龍以後隊遽退千總陳元戰死把總周應遂被擒吳益重創佯死陳元屍側李碩負傷走周應龍逃歸府治一貴率羣賊大隊隨之君英偕陳福壽劉國基戴穆翁飛虎江國論郭國正楊來顏子京林曾林騫林璉鄭文苑王忠等攻鳳山縣南路營把總林富戰死守備馬定國戰敗自刎死參將苗景龍逃匿萬丹港漁寮三日為穆周林泗所擒獻郭國正國正令林泗翁義殺之以其頭獻一貴郡中聞赤山之敗譁然大震文武各遣家屬宵遁先後駕舟並出鹿耳門士民遂相率逃竄

戊午總兵官歐陽凱與游擊劉得紫率兵千餘入臺協水師副將許雲章兵五百人出劄春牛埔列營以待軍中夜驚鎮兵四散

己未黎明稍集人無戰心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知縣吳觀域諸羅知縣朱夔等損銀一千五百兩躬歷諸營勞軍

庚申賊至鎮協將弁鎗炮齊發許雲躍馬當先陷陣水師弁兵決命奮勇陸師繼進賊大敗退屯竿津營把總陳宋見周應被縛牛車力追殺賊救周應遂回營而鎮標把總許陸王曰見賊勢浩大終當復來徑引去是時水師左營左營游擊游崇功巡宵笨港聞報以兵遂入鹿耳門遇文武眷屬舟數曰官者兵民之望官眷逃則人心散大事去矣登岸赴

敵其堵馬請區處眷屬崇功厲聲曰今日遑知有家哉麾衆馳春牛埔

五月朔日辛酉賊衆數萬俱集劉得紫率兵備張成以兵堵截中路口在半路店迎敵歐陽凱許雲游崇功率弁兵在春牛埔迎敵杜君英朱一貴合兵衝殺鎮兵忽內亂百總楊泰綽號達家勇者先通賊為內應刺歐陽凱墜馬羣賊交及截其首而去守備胡忠義千總蔣子龍馬總林彥皆死之汀州鎮標把總石琳帶兵之臺換班亦戰死海壇把總李信創重已死有王宋者憐而欲理之復蘇乃與甘匿血所劉得紫聞敗率兵還救所乘馬為賊砍倒與守備張成俱被擒副將許雲衝突血戰殺賊數百人與游擊游崇功千總林文煌趙奇奉把總李茂吉奮臂大呼所向披靡自黎明戰至日中矢窮礮盡重創遍體墜馬走行猶手及數十賊勢孤無援左手被賊砍斷乃罵曰生不能殺盡逆奴死必來殲滅汝等賊怒剛雲屍游崇功單騎殺賊數十人馬蹶被殺林文煌趙奇奉俱戰死李茂吉為賊所執至南較場見戴穆挺立岸然穆怪其不跪叱之曰若兵耶茂吉曰官穆曰把總徵官耳若壯士壯當以汝為將軍茂吉瞋目厲聲罵曰我

朝廷命官豈從汝作賊舉足跌賊案案翻奮力斷縛直前欲奪刀殺賊賊衆舉刀共斫之頭腦破裂尚指賊痛罵如初氣絕乃已官兵既敗臺協水師中營遊擊張彥實右營游擊王鼎守備萬奏平凌進揚進千把總朱明劉清鄭耀等率兵十餘人戰船四十餘號聯艖揚帆逃出澎湖鎮標左營遊擊孫文元奔至鹿耳門赴海死右營游擊周應龍中營把總

王丑附商船逃歸內地直走泉州把總李碩陳福尹成道標守備王國祥千總許自重皆逃澎湖臺廈道梁文煊知府王珍同知王禮臺灣主縣吳觀城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知縣朱夔典史張青遠皆一時相率登舟慮港內商漁艇艦為賊所有盡驅出鹿耳門齊赴澎湖先是粵民高永壽在笨港負販為生有病者于破廟餓且死永壽活之一日至南路遇前所活人歎歎感泣引之深山中設酒餼相待賊也與見朱一貴刀鎗森列言倡亂謀甚悉邀永壽入穎佯許之乘間逃回赴南路營告變弗信至府復告之鎮道以為狂疾會審嚴刑坐妖言惑眾將論死從寬貴遜過海遞回原籍賊平後制府移檄粵東喚高故處不可得令往羅漢門看之亦不是再至南路即橋過毒毒下山谷月餘乃還據高永壽昔日如夢如醒想是命當受刑今過覽謝山並無其處亦異事也又安平兵竊賣火藥載往接濟事發亦置弗問又一僧異眼怪飾周遊街巷詭稱天帝使告臺民四月杪有大難難至惟門設香案以黃紙為小旗書帝令二字插案中可免及賊至家如僧言故官兵見者以為百姓從賊多慌亂以及于敗羣賊攻破臺灣府蓋朔午刻也杜君英先入任總兵官署朱一貴繼入居臺廈道署同開府庫分掠金銀復開瀉毛樓樓故紅彝所築舊名赤嵌城紅毛酋長居焉鄭氏以貯火藥軍器四十年來莫有啟者賊疑為金銀窖故發之得大小炮位刀鎗硝磺鉄鉞鉛彈如山

癸亥立朱一貴為偽王通天冠黃袍玉帶皆取之優羣賊擁坐堂上呼萬歲偽號永和北路奸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萬和尚林泰蕭眷等亦于是月朔日豎聚賊眾越三日

環攻諸羅縣北路營參將羅萬倉千總陳徽把總鄭高葉班分門迎敵萬倉當其南出死力力拒賊而戰兵單無援賊陳碧以竹篙鎗戳其喉顛張岳賴元改揮刀殺之萬倉側室蔣氏聞兵敗自縊死陳徽鄭高遜入山集鄉民自保

乙丑賴池張岳鄭惟晃賴元改將羅參將首賚至府獻朱一貴請功一貴見全臺俱陷揚揚得意以為莫已誅也遂倣俳優登高臺鳴鐘伐鼓呵唱拜跪大封羣賊以王玉金為偽國師王君彩洪陣為偽太師杜君英陳福壽李勇吳外翁飛虎陳印戴穆鄭定瑞郭國正顏子京楊來黃殿劉國基黃日昇江國論王忠林曹薛菊林憲林連陳正達張看賴池賴元改鄭惟晃鄭文苑陳成等為偽國公張岳不受公爵為偽將軍陳燥蘇天威等為偽侯張阿山卓故陳國進等為偽都督蕭斌詹遴為偽尚書內閣辦書麻恩林玉為偽輔駕大將軍其餘偽文職部科以下偽武職總官副將以下不計其數以鄭定瑞蘇天威同領賊兵三千鎮守鹿耳門是時偽職填街摩肩觸額優伶服飾搜括靡遺或戴幘頭衣小袖紗帽金冠被甲騎牛或以色綾裹其首方巾朝服炫煌於道民間為之謠曰頭戴明朝帽身穿清朝衣五月稱永和六月還康熙蓋童孺婦女皆知其旦暮可滅而擒也先是遊擊劉得紫被擒引頸受刃賊素重其名弗忍殺得紫曰吾為

天子命官不可不死但求埋吾帥屍首死瞑目耳賊黃日昇嘉其義聽之收埋畢復禁之學宮朱子祠求死不可得賊與言弗應進食弗食七日仍不死士民兵僧進粥苦勸皆弗

食至是諸生林臯劉化鯉為言請賊可滅狀當報仇得紫始受民餽食啜粥延命以待大
師作恢復計矣臺中逃竄各官及避難民人于壬戌癸亥兩日或到澎湖澎湖協將弁倉皇
不知所措見羣情洶洶而臺中文武俱至也亦各出家屬登舟將度廈門百姓婦女爭舟
雜沓聲震海岬右營守備林亮聞知請協營主將掣回登舟各家屬守澎湖諸將猶豫不
決亮厲聲曰

朝廷以海外封疆付我等正為緩急倚賴非徒昇平食祿廩營身家已也今鋒刃未血而
相率委去他日駢首市曹其能免乎丈夫不死則已死則死忠義耳請整兵配船守禦要
害俟賊至決一死戰戰不捷而亮死公等歸亦未遲皆曰諾願死守亮馳出江干徑申主
將號令拔所佩刀驅官民家屬各登岸眾心始固是時水師提督施世標日告難民船到
廈方知臺變然未意全部遽陷當臺賊入府時文武倉皇潰亂至澎湖喘息稍定乃具文
申報丙寅報至廈門世標集諸將議曰臺寇猖獗極矣六七日間全郡俱陷此殆非小敵
也今數百艘逃入內地脫有奸徒混迹乘虛鼓煽廈島一搖罪可言哉其各謹巡防嚴守
禦無敢懈怠浙閩總督覺羅滿保聞臺陷念廈門為臺灣咽喉閩南沿海根本重地不可
不親行彈壓以定人心為進取恢復之計會商巡撫呂猶龍綏輯省城糧餉軍需諸務屬
馬密疏告變晝夜星馳赴廈狀請

皇上稍寬督責尅限一月務必掃除兇醜復還土疆復念廈門地褊人眾軍興旁午米價

易騰先移檄浙江廣東兩省運米之厦令布政使鈔木哈督買延津上游之米運載赴厦
平糶飛咨促提督施世標刻期出師檄召南澳總兵官藍廷珍星赴厦門面商征臺機務
以糧驛道韓奕總理厦門軍前糧餉調撥軍需僱募船隻諸事偕督標左營參將王萬化
撫標左營游擊邊士偉先兼程赴厦宣諭百姓使無恐量調閩省水陸各標營將備弁兵
悉由水道赴厦聽候調遣

庚午總督覺羅滿保發三山

壬申抵泉之塗嶺連接南澳鎮稟函大喜曰藍總兵所見事事與吾昭合吾調此君平臺
得人矣蓋廷珍聞臺警條陳出兵事宜守請總督駐厦就近督師而滿保已兼程疾趨三
日澳稟適至又嘉其指畫謨謀皆洞中窺會知為帥必能成功故云爾也時陰雨連旬乘
竹兜子從數騎行泥淖中所過人莫知為制府者

乙亥至厦門則提督施世標已登舟出港兩日矣初厦島居民聞臺變倉猝疑賊且長驅
澎厦而漳泉山僻無賴囂偶語四處有搗竿嘯聚之謀居郡邑者攜眷屬避深山居鄉村
者入郡邑岌岌乎動矣又聞各路徵兵恐所至騷擾米價騰貴市里驚惶及總督至厦從
容鎮靜民乃晏然召募丁壯籍遊手皆隸軍中伏莽萌芽潛消淨盡所徵各鎮協標營兵
多從海船赴厦陸行至者亦處之舟中人給銀米蔬菜有加嚴令肅伍船只許一人登岸
買辦所需悉依民價故雖大師雲集而街巷寂然不見兵革未幾所檄移諸路運載米石

數萬俱至米價頓平民益歡慶屈指臺郡可復也臺中羣賊互爭雄長當內地總督過塗
嶺之日正朱一貴杜君英海外併吞之時先是君英入府時欲立其子杜會三為王眾不
服立朱一貴君英故志甚每事驕蹇掠婦女七人閉營中而一貴出禁淫掠戴穆強取民
間婦女一貴殺之以淇陣私鬻偽劄併殺淇陣君英所掠女有係吳外戚屬者外請釋之
不聽怒欲相攻一貴遣楊來林璉往問君英收縛來璉一貴怒密謀李勇郭國正等整兵
圍攻杜君英敗之君英與林沙堂等率勇賊數萬人北走虎尾溪至貓兒于屯劄剽掠村
社半綫上下多被蹂躪所未至者惟南浚以北爾淡水營守備陳策聞臺郡陷沒恐賊人
將至督弁兵堅守招集鄉壯分佈要害有奸民范景文潛踪入境欲煽惑番民為叛策擒
而斬之遣隊目鄭明蔡武赴廈請救則總督滿保已先于塗次移咨巡撫呂猶龍就省撥
兵賃船從閩安直向淡水及至廈復以十艘配兵五百名令金門守備李燕北路營守備
劉禹帶領救淡鄭明蔡武所坐船遭風飄入澎湖施世驤復遣澎湖右營遊擊張賊領兵
前往及鄭明等至廈則呂猶龍自省調發援淡之兵船亦至廈滿保遣千總李都賚令箭
帶領并會請路官兵星赴淡水應援統計前後發往救淡之兵共一千七百餘名

二十有七日丁亥南澳總兵官藍廷珍單騎到廈所部舟師繼至總督滿保大喜與定平
臺方略委令總統征臺水陸大軍帶領將弁八十餘員目兵丁壯八千餘名營哨商艘杉
板頭艍仔等船四百餘號舵工水手四千餘名會提督施世驤于澎湖刻期進勦祭江誓

師壯保躬造海濱送之廷珍意氣慷慨從容謂滿保曰草寇不足煩區處其一登彼岸大人可即奏保蕩平也六月朔日平卯樓船出廈門港翼日至青水溝颶風驟起浪高于桅未幾覆溺者幾次三軍相顧動色藍廷珍親操舟御風飄至銅山

戊戌風定發銅山

庚子到澎湖會提督施世驃分定調遣計先後赴澎從征將弁督標右營參將王萬化陸路提標中營參將林政後營遊擊苑國斗將軍標右營遊擊魏天錫撫標左營遊擊邊士偉水師提標右營遊擊王良駿前營遊擊林秀後營遊擊許華金門鎮標右營遊擊薄有成銅山營遊擊鄭耀祖海壇鎮標左營遊擊謝希賢閩安鎮標左營遊擊朱文福甌鎮標右營遊擊郭淇汀州鎮標左營遊擊王紹緒漳州鎮標左營遊擊齊元輔雲霄營遊擊金作礪興攸協標右營遊擊胡璟原任海壇鎮標營遊擊李祖原任黃巖鎮中營遊擊陳允陞澎湖協右營守備林亮海壇鎮右營守備魏大猷南澳鎮右營守備呂瑞麟閩安協右營守備淇平陸路提標右營守備康陵水師提標左營守備高得志泉州城守營守備鄭文祥興化協左營守備劉永貴同安營守備葉應龍烽火營守備蔡勇漳浦營守備蘇明良安平協千總董方及各標營千總胡廣等把總蘇榮等俸滿千總林君卿等其參遊都守千把一百二十餘員目兵丁壯一萬二千餘人大小船六百餘號舵工水手六千餘人軍火器械米鹽蔬菜一切軍需皆總督滿保自廈整備靡有欠缺所用高船俱發價僱募

嚮義不受直者量給外委守備千把總銜劄以鼓勵之復慮大兵進剿澎湖島單虛檄召金門鎮總兵官黃英統領海壇鎮標右營遊擊李殿臣羅源營遊擊王良翰福州城守營都司李經世將軍標左營守黃元溥水師提標後營守備何重申相山營守備閩威長福中營守備王晏協同副將羅光乾左營游擊陳國星守備邱延祚等督官兵防守澎湖其餘繼至者皆令施世驥藍廷珍軍前從征先是周應龍逃回泉州為陸路提督穆廷斌獲送總督軍前而施世驥至澎湖亦將臺變逃回將弁張彥賢等十餘員押解之厦總督滿保將按軍法數人者皆請死于敵冒矢石立功贖罪許之令千總游全興管押征臺至是亦到澎湖調遣則周應龍張彥賢王鼎王國祥萬奏平凌進楊進朱明劉清鄭耀陳福尹成李頌陳奇通等合之牛龍許自重為臺變逃回十六員是也而澎湖有營把總吳良在臺灣修理戰艦臺隘從賊為賊謀取澎湖領偽劄百張白金五百兩偕其黨十二人至澎湖世驥故納之使人醉其同行者酒逆謀破露搜得偽劄窮治之遂盡吐賊中情形知賊黨相攻百姓不附藍廷珍言于世驥曰羣盜皆穿窬烏合畏死脅從乘離渙散一攻即靡但其眾至三十萬不可勝誅且多殺生靈無益以某愚見止殲巨魁數人餘反側概令自新勿有所問則人人有生之樂無死之心可不血及平也世驥曰善戒將士登岸之日無得妄殺賊來降者悉縱還家門戶旂幟書大清良民者即為良民惟拒敵者乃斬之

癸卯發澎湖以林亮董方為前鋒令外委洪選等善水者十二人同前鋒先行駕小舟乘

舟至鹿耳門深港插標記明舟行路徑

丙午黎明舟師咸抵鹿耳門外賊目蘇天威率眾據鹿耳門炮臺發大礮又以小舟扼險迎敵前鋒林亮董方以六船冒死直進亦施大礮攻擊遙望礮臺火藥堆積纍纍亮令礮專攻火藥桶中火藥起燔死賊無算賊潰遂入鹿耳門維時海靈助順潮水漲高八尺藍廷珍率王萬化林政等四百餘艘連檣並進林亮董方乘勝掩殺燬賊船把總蘇榮爭先亦同登岸奪取鹿耳門礮臺燬其營壘遊擊林秀薄有成守備魏大猷葉應龍等追殺逸賊蘇天威逃入安平鎮城與賊目鄭定瑞列兵迎敵林亮董方奮勇先登復陷賊陣藍廷珍率參將王萬化林政游擊魏天錫邊士偉朱文謝希賢鄭權祖胡璟郭祺王紹緒齊元輔金作礪范國斗李祖陳允陞守備呂瑞麟洪平鄭文祥劉永貴康陵蘇明良等各弁兵繼之賊敗走林亮董方復登安平鎮城豎立大軍旗幟廷珍出示安民蓋日猶未晡也安平既得令鄭權祖王紹緒專守安平城許華守鹿耳門王萬化林政林秀邊士偉康陵蘇明良李祖駐劄鯤身頭列守要害安平百姓喜

王師至止老幼趨蹌爭給軍食少壯者自充鄉兵導官軍殺賊是夕施世驃船到鹿耳門丁未乘潮入安平朱一貴遣楊來顏子京張阿山翁飛虎率賊眾八千餘人犯安平林政王萬化邊士偉林秀王紹緒鄭權祖李祖等各率兵敵千總游全興以張彥賢等十四員同在四鯤身與戰蓋廷珍指揮攻擊我兵鎗礮連環如雨復遣朱文魏天錫謝希賢胡璟

林亮魏大猷呂瑞麟葉應龍劉永貴等駕小船沿岸夾擊賊大敗追七鯤身瀨口

戊申魏天錫謝希賢魏大猷率把總牛龍外委守備陳章等以輕舟載礮鎗硝磺烈燭於塗墾埋水仔尾等處燒賊之巨艦凡四

已酉朱一貴復遣李勇吳外張阿山翁飛虎陳邱楊來郭國正等率賊衆數萬人駕牛車列首為陣復犯安平乃以齊元輔金作礮呂瑞麟蘇明良范崇勛率弁兵為左拒王萬化林政邊士偉李祖康陵率弁兵為右拒鄭耀祖王紹緒為後應賊目翁飛虎率所部烏龍旗為前鋒驅車擁盾冒炮火衝突群賊大隊並至左右兩軍邊士偉呂瑞麟等大戰于二鯤身藍廷珍親督大炮連環密發倒賊烏龍旂破牛車陣林秀玉王良駿朱文謝希賢胡環林亮魏大猷蔡勇劉永貴各乘小舟駕大炮附岸夾攻賊衆大敗入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殺傷不計自是賊人退保府治不敢再至鯤身惟沿岸列炮晝夜固守我軍分駕小舟道岸攻擊與賊相持有西港仔士民具羊酒到安平鎮叩迎

王師載家屬為質願引大兵從西港仔登岸殺賊提督施世驃然之

庚戌夜密遣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以兵一千二百名往西港仔次日藍廷珍知其事急言示世驃曰謀算必出萬全不可怙勝輕舉聞賊多在蕭壠麻豆間西港仔乃其時下且距府不遠呼召立應又多竹林可埋伏彼若以數千人分佈要害四面掩擊亮等一軍危矣世驃曰誰當行者廷珍曰此非他人所能任某不敢辭公當分遣將備於瀨口塗墾埋

處盡力擊賊聞我師北來必棄營遁府治恢復在此一二日間耳

辛亥初昏藍廷珍留所部官兵三分之一會府治攻率水師五千五百餘人夜向西港仔進發翼日黎明在竿寮卿登岸令諸舟悉回安平請將曰登岸棄舟何也示軍士必死無還心今日戰勝明當直抵府治耳言未已謀者報賊在蘇厝甲與林亮魏大猷決勝勢甚張廷珍分兵八隊以魏天錫金作礪葉應龍武舉倪鴻範等率兵千人副林亮魏大猷洪平董方為前鋒林政李祖兵千人為左翼王萬化邊士偉兵千人為右翼復以胡璟劉永貴范國斗范崇勛分千人為左右奇兵蘇明良兵四百為遊兵吳瑞麟兵七百為後應廷珍親率陳允陞陳章林君卿周宣藍宏沛何期有等領親精丁壯五百人為中軍並進賊日林曹江國論黃殿林騫林璉等率眾迎前鋒軍奮力衝殺左右兩翼奇兵繞賊陣後首尾夾擊遊兵突出竹林橫衝賊陣中軍壘闕殺進鎗炮震天賊大敗潰亂奔竄逃斬俘獲屍橫遍地薄暮至黎頭廷珍私料賊夜劫營漏初下傳令撤帳房捲旗幟露刀伏芒蔗間賊果至不見大營大驚須臾我軍突出衝殺賊大敗奔散自是膽落不復有戰心矣

癸丑廷珍督大兵南下復敗賊于木柵仔進至蔦松溪直搗臺郡朱一貴率羣賊數萬遁去廷珍收復府治出示安民駐劄于萬壽亭水師提督施世驃于先一日傳令水陸官兵并進遊擊林秀王良駿薄有成齊元輔郭祺王紹緒鄭耀祖守備鄭文祥千總游全興與張彥賢等十四員從七鯤身陸路至瀨口攻府治之南遊擊朱文謝希賢守備高得志蔡

勇等分坐小船于鹽塗塹擊大井頭政府治西角賊盡驅精銳拒戰我軍賈勇爭先遂奪塗塹燬賊營至晚屯南較塢

癸丑與總鎮蓋廷珍俱會府治萬姓歡呼復見天日戶戶設香案拜迎

王師廷珍一一慰撫之遣外委守備陳章飛船至廈赴總督覺羅滿軍前報捷

乙卯提督施世驤登岸率大兵屯北較塢蓋廷珍仍駐萬壽宮據弁兵先後報捷并獲殺害歐陽總兵之達家勇殺害副將之黃龍殺害羅參將之陳碧各付其子歐陽敏許方度羅世正等自行處死以報父仇凌遲剖肝碎屍揚骨聽從其便臺人快之

閏六月朔日庚申陳章飛報捷至廈門總督滿保檄蓋廷珍署理臺灣鎮總兵官事會巡撫呂猶龍繕疏以捷聞則施世驤在臺灣軍中已先自題奏上達矣初臺灣警報于六月至京師皇上惻然不忍加誅乃為

諭曰諭臺兵眾據督臣滿保等所奏并伊等進摺家人所言臺灣百姓似有變動又奏稱滿保于五月初十日領兵起程等朕思汝等俱係內地之民非賊寇之比或因飢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員刻剝所致諭督保令其暫停進兵汝等若即就撫自諒爾罪若執迷不悟則大兵圍剿俱成灰燼矣臺灣止一海島本地所產不敷所用祇閩省有錢糧養生前海賊盤踞六十餘年猶且勦服不遺餘孽今匪類數人又何能為諭旨到時將因迫情由訴明改惡為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汝等本願必有不得已苦情意謂坐以待斃不

如苟且偷生因而肆行擄掠其致此之罪俱皆不肖官員汝等俱係朕歷年養養良民朕不忍勦除故暫停進兵若總督提督總兵官統領大兵前往圍剿汝等其能支持此旨一到諒必就撫不得執迷不悟妄自取死特諭又

救浙江將軍塔師拜以甲二千赴閩協防巡撫呂猶龍遣按察董永艾迎勞于浦城辦理夫船永艾素有才名方嚴不阿一路問民疾苦捐俸錢恤災傷多方撫慰故兵行而民不擾浙兵至閩欲宿借民居呂猶龍不可召兩司計議永艾曰靖亂以安民為本若宿民居民不堪也命署福州府馮鹽分發諸佛寺居之於是浙江駐閩者數萬得相安一無所苦

上諭至閩則六月二十有五日也總督滿保檄委興泉道陶範親賚

諭旨往臺灣安撫百姓併署理臺廈道事調汀州知府高驛知臺灣府分委建寧通判孫魯往署臺灣府同知併臺灣知縣事海澄知縣劉光泗往署鳳山漳浦知縣汪紳文往署諸羅俱在大兵安輯流亡慰撫各左社民番伊時臺郡既平提督施世驃總兵官藍廷珍分遣大兵擴清南北二路以王萬化持政邊士偉魏天錫帶領官兵剿撫南路逃賊收復南路營鳳山擒賊目顏子京鄭定瑞等安撫下淡水大崑麓各處人民社番而南路五百里地方俱皆恢復矣以林秀薄有成范國斗齊元輔郭祺胡璟李祖鄭文祥劉永貴董方林君卿及游全興帶同張彥賢等十四員往北路勦撫逸賊原任遊擊劉得紫先于壬子

夜乘間投大帥施世驃蓋廷珍嘉其抗賊不屈優待之得紫募丁壯百五十人請殺賊報
仇雪耻是行與焉既午賊敗于大穆降斬獲甚多賊黨降者十之九朱一貴率數千人走
臺灣禮溪大軍追至茅搭尾鐵線橋將復監水港朱一貴走下加冬俸滿千總林君卿率
外委千總李佛等二十人先大軍二十里前行進殺賊奪牛車馬匹礮械與陳尚珍楊秀
計議潛通張岳欲擒朱一貴先謀去偽軍師王君彩殺之而漳浦人王仁和素往來溝尾
莊與莊民楊石友善知其族楊旭楊雄等為一方巨擘可與謀以言餽之石許為仁和密
告于藍廷珍廷珍給仁和外委守備併楊旭楊石楊雄等守備千總合銜劄令謀擒朱一
貴後有蘇山黃遵為李祖賈書與楊旭亦令計擒一貴于是楊旭與王仁和楊石楊雄陳
尚珍楊秀等密糾溝尾前後莊小棟椰新牌佳走後潭等莊鄉社以待閏六月五日甲子
一貴率千人至溝尾莊索飯食楊旭等推牛饗之許召六莊鄉民壯相助一貴往眉潭之
食

乙丑夜其黨散去六百餘人

丙寅楊雄給一貴復回溝尾莊暮霖雨旭備館舍將一貴等分宿民家傳集六家社壯伴
為守獲潛以水灌賊礮夜五鼓大譁稱官兵至金鼓火礮齊鳴諸賊倉皇驚起不知所措
楊雄楊旭楊石王仁和等遂擒朱一貴王王全翁飛虎張阿山等四人散其餘眾吳外除
即各率黨逸出旭縛一貴等置牛車赴八掌溪交遊擊林秀王仁和馳報蓋廷珍廷珍令

解赴施世驃軍前而自往會訊一貴尚自尊大欲與提軍抗禮昂然而立廷珍至叱之跪一貴猶妄自稱孤家詞甚不遜廷珍怒搖其足于一貴及其黨皆跪伏罪請死乃檻送厦門聽總督覺羅滿保解京正法又有大緋竹人民斬楊來首級獻揚秀秀亟至府竿示薰街復據李秀等官兵李必弟揚雄等鄉壯報獲吳外除即李勇等九犯解至軍前分遣朱文謝希賢呂瑞麟洪平及自澎召至之守備闕威以兵收復北路營諸羅縣擒斬賊目萬和尚等北路營千總陳崑把總鄭高率鄉兵來迎先是陳崑等于六月丙辰起民兵攻復諸路縣斬賊目賴元改頭祭羅參將因

王師來縣治復為翁飛虎江國論所奪仍入山至是乃盡招撫賊目曾賢李德隨朱文等安輯各莊社番民分遣汀州鎮中營遊擊景慧帶領官兵收復笨港又遣林亮魏大猷洪平以舟師赴笨港接應平定沿海上下而援淡之遊擊張賊守備李燕劉錫千總李郡淡水營守備陳策等引兵南下半線時朱文等已平諸羅謝希賢引兵壯士與張賊等合而北路千餘里地方盡皆平復矣元兇既擒餘黨解散尚有當日倡謀渠魁偽稱國公如謝公英陳福壽劉國基江國論薛菊王忠陳成鄭文苑及君英三子杜會三等未獲總督滿保檄蓋廷珍擒撫之重懸賞格遣弁目外委分途緝捕方一貴作亂時有下淡水客左民人侯光德李直三等建大清義民旗奉皇帝萬歲牌聯鄉壯拒賊一貴遣福壽與劉國基薛菊王忠劉育李領賊眾數萬攻其左六月十有九日己酉侯觀德逆賊戰于淡水溪敗

之陣劉育殺賊兵及迫入死者萬計屍骸狼藉溪沙間陳福壽窮蹙自刎為賊徒所救聞王師已進安平五日乃遁入山劉國基薛菊王忠俱逃之即嬌存匿至是外委陳童遣牒至即嬌縱跡之國基等三人皆在童因與林尚赫庚駕赴即嬌招撫諭以國恩寬大邀與俱來三人皆首肯有提督差員某繼至責逆賊拜不加禮王忠聞之曰今如此到郡可知遂逃去童以劉國基薛菊見藍廷珍珍亦好言慰藉以恩禮加之

七月癸丑江國論鄭元長等復聚餘黨豎旗于阿猴林藍廷珍發兵追勦羣賊已散繫旗林木中國論元長逃北路其黨除逸彙于差員張騰霄騰借逸往撫之乃與之俱至廷珍為之美衣服聽其出入遨遊而陰使人為之備于是就撫諸賊皆忻然自慰曰江國論且然我曹無恙至六月捷報至京朝廷先得施世驃奏大喜特授賚摺戴進官把總賜世驃東珠朝帽蟒袍黃帶異數有加又以淡水營守備陳策陞補臺灣鎮總兵官加左都督時臺中癘疾盛行行征將士冒炎威宿風惡氣薰蒸水土不服疾病故者多參將林政王萬化遊擊許華先後俱歿于軍

八月十有三日辛未怪風暴雨屋瓦齊飛風雨中流火條竟夜燭海水驟漲所泊臺港大小船擊碎殆盡或驟而上之平陸拔大樹傾墻垣萬姓哀號無容身地施世驃藍廷珍各終夜露立風雨中軍士蜂擁相攜特不敢動稍舉足則風颺顛仆或裂膚破面流血翼日晴霽郡無完宅壓溺死者數千人浮屍蔽江瓦角充路署臺廈道陶範府縣高鐸孫魯等

躬歷民家拊循流涕發倉賑貸痊死扶傷以風災飛報上聞

朝廷發帑金賜恤殘黎始得更生諸羅一縣未被風災而餘孽楊君李明等聚黨劫掠藍水港藍廷珍遣人輯捕悉擒之又林君等煽惑奸民豎旂于六加甸俱為知縣汪紳文所獲并解至府會同陶範高鐸孫魯等質訊僉議押解內地廷珍曰甫平思亂既赦復叛此曹不可活也令解入內地不能不臺累無辜恐民間人人自危且上下審駁奏報往返動隔經年海外反側地無樹威不足彈壓吾子就撫者加之恩擒者棄諸市庶奸徒悚息可淨盡根株耳亟為示眾定民心而固疆圉有罪某自當之軍中義得專殺無預請君事也皆曰諾

九月壬辰烏楊君林君等為首四人竿視其次餘黨分別杖斃枷馘責逐過水復有黃輝卓敬在舊社紅毛寮聚謀為聲言羅漢門阿猴林有王忠等數千人接應尅日攻府藍廷珍發兵擒捕搜獲偽劄與陶範高鐸孫魯等會議輝與敬直承不諱并斬之陳章訪輯餘孽復于南路觀音山招撫陳福壽以來廷珍大喜留福壽軍中以家人禮待之服食皆從厚遠近賊徒聞風思歸誠者益眾杜君英久處山中晝伏夜走聞福壽就撫頗心動藍廷珍檄外委守備施恩陳祥以謀者林生入羅漢門說之君英恐見賣欲得福壽面詢情實即與俱來廷珍遣福壽施恩等往福壽高病載牛車以行君英遂出廷珍待以恩禮一如福壽飲食居處遨遊兩人不相離也君英尚留其子杜會三未出越三日知乃父無恙千

總何勉往說之會三就撫蓋九月中旬旬十數日間陳福壽杜君英杜會三俱羅而致焉提督施世驃自風災驚悸疾作以九月望日癸卯卒于軍蓋廷珍奉檄署理提督印務陶範高鐸見君英等諸賊出入自由疑日久有意外患言于廷珍曰此曹皆元兇大惡

上所留意今報獲旦暮必致京師朱一貴并鞠而公寬大至此倘逸去奈何廷珍曰極知此賊失一身家隨之但王忠陳成鄭文苑餘孽未盡不得不然二人視福壽君英等所居處與廷珍卧榻止隔窗櫺復謂曰行軍膽太大矣推誠至處極耶萬一中夜有變將何及廷珍曰無傷也遲決旬即送之厦陶範高鐸皆曰難矣公以撫為名待之心腹美衣豐食恣其宴游彼安肯舍而他之畏罪憚行作何措置留之則局不可了有逃脫生變之憂抑之則將束縛驅迫駭人耳目又恐山中遊魂謂公從前皆偽廷珍曰有以處之

十月甲戌呼杜君英等至幕中詰之曰頃接制府來書欲授若輩備弁令星速赴厦考驗天霽風和即日登舟可乎江國論不可廷珍罵曰汝貌輕福薄固知非有官者之相叱退之杜君英陳福壽許諾珍大喜賜金為贖遣左右送之行昇婦人輿至幕中使乘向海岸登舟呼江國論鄭元長來國論等度不可違強諾請行亦賜贖昇輿送之去繼呼杜會三至亦如之蓋廷珍欲遣解諸賊預備三舟委目弁在舟以俟自幕府至海濱分令親隨丁壯沿途往倚密為防備順則善遣之行逆則幕內細手足閉輿中如婦人不動聲色市井皆無有知者君英等巽順以行舟中亦善待之至厦總督滿保奉報奉

旨解陳福壽杜君英會三赴京師與朱一貴對質朱一貴李勇吳外陳印王玉全翁飛虎張阿三俱凌遲處死親屬同坐陳福壽杜君英會三以就撫從寬斬於市其餘在軍前擒撫諸賊先後解到廈門如黃殿黃日昇郭國正劉國基林曹江國論林憲林璉陳正達朱蘆張看鄭維晃鄭元長等總督滿保俱發臬司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就地正法

十有一日乙丑臺灣鎮總兵官陳策卒署提督蓋廷珍移咨總督滿保檄金門鎮總兵官黃英之臺署事

庚寅南路餘孽復叛為首荊瓜成即陳成蘇清楊美林阿美等集眾豎旗于石壁隨遣南路兵追勦

癸巳黎明千把總何勉杜雄等兵搗賊穴擒蘇清高三二名成等奔潰楊美王教逃匿下淡水知縣劉光泗擒獲之藍廷珍以羅漢門諸山素為匪類逋逃藪不大舉搜捕掃清岩谷無以淨盡根株分遣遊擊王良駿薄有成守備呂瑞麟率兵往角宿岡刈蘭坡嶺一路搜入羅漢門守備閩威由仁武庄土地公崎阿猴林一路守備李燕蔡勇由卓猴木莊土社一路己亥午刻威會羅漢門之中埔莊別遣把總林立陳雲奇鄭榮才游買征大武坑分路堵截無使賊竄庚子深入搜捕羅漢內門諸將備分搜銀錠山仔白寮東方木南馬山等處大武坑諸弁目搜礁巴眸即危米大龜佛大湖等處窮山窵菁無不徧歷焚毀賊巢數十所凡二十七日乃收軍回營處搜山將備及差員外委蘇思維陳祥李為勝林福

石瑤藍敦等先後報獲荊瓜成即陳成林阿美林丁莊謀林讀林齊鄭教陳璞等而石壁
寮再叛諸孽盡行廓清矣又據報獲鄭文苑林沙掌凶死群即陳國正懃昆即林昆滙仔
吳即李吳洪迎胡君用等及臺廈道陶範獲解蕭彬麻恩金麻猴即林玉等而朱一貴案
內附和倡亂諸賊悉俘囚惟王忠印寶宣未獲遁逃傀儡內山臺灣山后蓋廷珍分遣外
委弁目諸路訪緝復令外委鄭國佐林天成召致山番通事章旺同入傀儡內山遍查各
社諭番衆嗣後不許窩留復令鄭國佐往即矯繞行山后至卑南覓傳檄獎諭大土官文
給以官帶補服賞勞之令起崇文七十餘社社番從山後大加搜捕將所有漢人逸賊盡
縛以來於是王等不敢復入番界隻身竄伏束手待斃矣前此臺變遁回道府廳縣各文
員

朝旨令督臣提臣會審發往臺灣正法併已故知府王珍棺剖梟示衆武職周應龍等亦
令督臣會同提臣嚴審定提署提臣尚未班師

十有二月總督滿保在厦親審諸文員將原任臺廈道梁文煊同知王禮知縣吳觀域朱
夔知府王珍屍棺委海澄營遊擊安奎賚令箭押送之臺

十有八日甲戌決於市而臺灣縣丞馮迪典史王定國諸羅縣典史張青遠俱羈臺灣縣
獄候部文秋浚處決廣東總督姚堂奉

旨調任福建水師提督藍廷珍遣遊擊王良駿賚印赴厦尅期班師總督滿保以地方初

定檄廷珍以南澳鎮仍統征兵暫留在臺彈壓時建議臺鎮總兵官移設澎湖臺灣府治設陸地副將裁去水師兩中營將備弁兵撤歸內地另補民間寢食不安宵小之徒訛言復肆

康熙六十有一年春正月差員陳祥王仁和續獲韓淵林良等蓋廷珍念訛言搖惑會商陶範高鐸孫魯以逆賊蘇清等在獄多人久留未決恐不足震懾奸頑

二月二十有九日甲申將蘇清林阿美王教林讀林丁莊謀林昆韓淵林良諸賊寫斬示衆李吳杖死楊美先一日病死陳成鄭文苑等劇賊十數人及續獲之邱寶宣江邦俊悉解內地與主殿等俱禁省獄候審擬歸案正法

朝廷以臺疆僻處天外民間疾苦無由

上達

特旨命滿漢御史各一員歲奉差到臺巡視以南澳鎮總兵官蓋廷珍調鎮澎湖總督滿保疏薦督標中軍將徐左柱調補臺灣陸路副將

三月望日庚子南路下淡水奸民林亨等復謀作亂以合心王三字為勘合頒於其黨方買帛製旗欲夜舉事有密報者守備陳一得率官兵捕之擒林亨搜得勘合及偽劄供稱同謀為首顏烟李咸陳法王帥王祿等分遣弁兵圍搜大崑麓罟寮及北路鐵線橋諸處并獲之復有餘孽百餘人遁入諸羅後山小石門得寶等處夜出行劫蓋廷珍密檄北路

參將朱文協防遊擊林秀發兵搜捕遣署守備李郡把總鄭高林時葉分三路并進復遣把總莊子俊蘇思維率兵往大武壠堵截絕其竄路

夏四月戊午諸軍齊集會勦賊已先一夜遁至三林港焚汎殺傷兵丁奪商販小船二入海逃生藍廷珍飛遣水師將弁出洋追捕聞報在內地青水墩劫坐商船至銅山洋面又奪坐小魚舡料為潮賊將散夥登岸必于樟林東壠鴻溝澄海等處在三林多有帶傷又從朱一貴作亂時割截髮辮易于稽查星夜飛請總督滿保巡撫呂猶龍移檄粵東令潮州鎮道府縣密行查緝仍差千總一員赴潮催提盡獲劉國華邱阿路張舞賴目輝林阿元胡阿發黃阿赤黃阿五巫阿盛陳阿日等賊黨五十七名皆解閩審訊監候正法

癸亥夜有奸匪百餘人在八掌溪小掌溪州拜旂作孽行至作仔脚塘殺塘兵陳南王亘蘇天貴等三名比曉皆散回家為民藍廷珍調將弁上下堵截搜捕踪跡寂然差員四路密訪仍飭營縣廣差偵探知縣汪紳文緝獲葉枕原猛賴勤等供指同謀聚眾羣賊因遣兵搜捕北埔寮諸山千總李郡生擒渠魁李慶奪賊旂械及所劫贖物焚毀窩廬又據參將朱文知縣汪紳文守備劉錫千總何勉陳章把總陳雲奇及外委弁目人等先後緝獲黃潛蘇齊張成李延卿張烏鴨潮邊王妙何歲張鎮朱崑生等劇賊四十餘人俱解內地收禁福州府獄候審擬分別正法

五月署臺灣府同知兼攝臺灣知縣事孫魯調請羅知縣

欽差巡臺御史吳達禮黃叔敬至自京師六月新授臺廈道陳大輦臺灣府同知楊毓健員外郎知臺灣縣事周鍾瑄及副將徐左柱等俱先後抵臺視事有奸民鄭任者綽號急燒蘇復訛言惑眾招集亡命謀于六月乙卯夜豎旗不果藍廷珍捕治之得其黨蕭興祖李柯等數人甲戌并擒會訊搜獲鄭樹家檔冊開列偽爵人數一時旁觀多有駭愕狀知縣周鍾瑄密白旗道當堂燒燬將鄭任等處死人心大定藍廷珍以副將既至欲遵旨赴澎湖劄劄百姓囂囂罷市環

欽差御史道府廳縣各衙門額呈請留斯時新旨已下允提臣姚堂所奏副將仍設澎湖總兵官仍駐臺灣水陸兩中營悉遵舊制道標守備弁兵裁歸臺灣鎮標轄設南北二路邊中要害之處百姓欣欣以手加額歡聲載道新調鳳山知縣靳樹畹抵任署縣劉光泗仍歸海澄漳浦知縣汪紳文安撫緝捕事竣仍歸漳浦靳樹畹抵任署縣染疫病未幾卒以同知楊毓健攝鳳山縣事

雍正元年春正月十有九日己亥逸盜楊合復謀作亂驟聞

聖祖仁皇帝升遐未知

新天子即位乘間思逞散劄招邀匪類謀犯郡邑藍廷珍高鐸遣外委千總陳相尋擒獲之窮治其黨解散二月

登極恩詔到臺萬姓舞蹈惟呼共慶太平士農商旅安心樂業無窩匪接濟之人一二餘

孽棲身靡所飢餓待斃

夏四月十有五日甲子千總何勉在南路鳳山林捉獲王忠劉富生陳郡等蓋廷珍遣解內地聽總督滿保題正法朱一貴孽黨盡絕矣臺灣平

蓋鼎元曰臺灣治亂之局迴出人情意計之外其地方數千餘其民數百萬其守土之官則文有道有府有縣令大小佐貳雜職若干員武有總兵參將副將遊擊守備大小弁目若干員其額名七千有奇糧儲器甲舟車足備又當

家國全盛金甌靡缺而朱一貴以餵鴨小夫啟焉倡亂不旬日間全郡陷沒此豈智能所及料歟太平日久文恬武嬉兵有名而無人民逸居而無教官吏孳孳以為利數沉湎樗蒲連宵達曙本實先撥賊未至而衆人已離雖欲無敗不可得已然鹿耳鯤身夙稱天險鄭氏一踞其間遂歷三世國家圖之數十年費錢糧幾百千萬而後能收之今不動聲色七日恢復巨魁就擒孽從授首即使孫吳復生亦未敢望功成若斯之速也良由

聖祖仁皇帝大德如天神威遠震將卒用命海若效靈是以摧陷廓清不勞而邊疆底定諭旨遙頒白叟黃童無不感激流涕蓋至仁厚澤淪浹人心者深也諸臣或運籌帷幄出身疆場克敵致果功在社稷欲以鼓勵將來收千秋百歲用人之效則不得以其為日無幾少之矣亂不久禍不深削平者之績不大此非君子之言也賞罰明則民易使今日之酬勳他年之龜鑑知此說者其知未雨綢繆之道乎臺灣海外險較內地更不可緩而此

日之臺灣較十年二十年以前又更不可緩前此臺灣止府治百餘里鳳山諸羅皆毒惡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則南盡即媽北窮淡水雞籠以上千五百里人民趨若驚馬前此大山之麓人莫敢近以為野番嗜殺今則羣入深山雜耕畝地雖殺不甚畏至傀儡內山臺灣山後塔仔難崇文卑南覓等社亦有漢人敢至其地與之貿易生聚日繁漸廓漸遠雖厲禁不能使止也地大民稠則綢繆不可不密今郡地有水陸兵五千餘人足供調遣鳳山南路一營以四五百里山海與區民番錯雜之所下淡水即媽盜賊出沒之地而委之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固已難矣諸羅地方千餘里淡水營守備僻處天末自八里岔以下尚八九百里下加冬笨港斗六門半線皆奸宄縱橫之區沿海口岸皆當防汛戍守近山一帶又有野番出沒以八九百里險阻叢雜之邊地而委之北路一營八百九十名之兵聚不足以遠散不足以樹威此杞人所終夜憂思而不寐者也臺民好為盜賊不因飢寒方慶削平又圖復起去歲平臺大定之後尚有布散流言嘯聚岩谷復謀作亂者數次屢經撲滅餘歲始殄而王忠一賊伏匿深山至我

皇上即位乃克就縛可見地方廣大搜捕弗周雖平台僅在七日而拔盡根株東擒西勦亦有兩載艱難欲為謀善後之策非添兵設官經營措置不可也以愚管見劃諸羅縣地而兩之于半線以上另設一縣官管轄六百里雖錢糧無多而合之番餉歲徵銀八九千兩草萊一闢貢賦日增數年間巍然大邑也半線縣治守備一營兵五百淡水八里岔設

巡檢一員佐半線縣令之所不及羅漢門素為賊藪于內門設千把總一員兵三百下淡水新園設兵備一營兵百名即橋極南僻遠為逸盜竄伏之區亦設千總一員兵三百駐劄其地使千餘里幅員聲息相通又擇實心任事之員為臺民培元氣寇亂風災大兵大疫而後民之憔悴極矣然土沃而出產多但勿加之刻剝二三年可復其故惟化導整齊之均賦役平獄訟設義學興教化獎孝弟力田之彥行保甲民兵之法聽開墾以盡地方建城治以資守禦此亦尋常設施耳而以實心行實政自覺月異而歲不同一年而民氣可靜二年而疆禦可固三年而禮讓可興而生番化為熟番熟地化為人民而全臺不久安長治吾不信也顧或設臺灣海水不宜闢地聚民是亦有說但今民人已數百萬不能盡驅回籍必當因其勢而利導約束之使歸善良則多多益善從來疆域既開有日闢無日感氣運使然即使委而棄之必有從而取之如澎湖南鎮皆為海內荒陬明初江夏侯周德興皆嘗遷其民而虛其地其後皆為賊窟閩廣罷撤及設兵戍守迄今皆為重鎮臺灣古無人知明中葉乃知之而島夷盜賊後先竊踞至為邊患比設郡縣遂成樂郊由此觀之可見有地不可無人經營疆里則為戶口貢賦之區廢置空虛則為盜賊禍亂之階臺灣山高土肥最利墾闢之所在人所必趨不歸之民則歸之番歸之賊即使內賊不生野番不作又恐寇自外來將有日本荷蘭之患不可不早為綢繆者也間居無事燕雀處堂一旦事來噬臍何及前轍未遠可不為寒心哉殉難諸臣雖功過不一然大節炳然足

以增光宇宙褒其後而略其先崇獎義烈用慰忠魂亦因以為鑒可也

按臺自奸民起釁以及平定安集中間事蹟繁多千頭萬緒欲以一篇文字網羅而條萬貫之非有浩然剛大之氣排山倒海之力刺犀斷蛟之筆未有不有理亂絲或附贅懸疣顧此失彼者也茲紀一氣呵成絕大神力叙亂之所由生至繼至微止在職守恬熙便開出無窮禍變可見凡有地方責任之君子當兢兢業業無事常如有事之防不可以未雨綢繆為迂也岡山初起賊勢未盛不論中材將弁疾趨便可撲滅偏遣一龐筮無用之周應龍玩寇殃民養成賊亂日行五里十五里稍勝收兵方戰遇退等情形不但寫出豚龍見虎醜態萬狀亦見離郡咫尺鎮道奚固聞知並不急遣能員將兵往換以致赤山敗馭賊遂長驅入郡此又用人不慎泄沓成風之過也金甌雄郡無論隘沒此時當事成何光景幸有陣亡殉難如許李游羅諸公凜凜生氣至今猶存令讀者心神飛舞為誦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之句彼抱頭鼠竄縮頸龜蛭能不愧死無地乎補入高永壽兵爭軼事追咎從前手足日出汗數升非維不病且雄壯焉如其言果稍健因窮弄刀盾飛礮彈彎弓走馬以為樂家君固見其弗成材也亦聽之康熙六十年夏五月聞報台灣朱一貴作亂先伯父忠毅公統師征臺念軍中無與謀畫者時幕友陳少林先生已應制府滿公聘他人畏風濤干戈莫敢往遂以家君行雲錦從焉襄毅公笑謂曰養軍干日用在一朝汝病三載遂成健兒亦為一朝用也雲錦時年十有九

歲持戟立樓船乘風破浪覺甚壯迨一鼓入鹿耳門又一鼓收安平鎮鯤身數戰奮勇爭先日親巨砲雷轟鳴鏑從耳邊飛過亦習為故常不復知紛紛者何物矣七日之內府治收復知疾風之掃秋擇亦似有一番佳境故士人年少請纓大都如此

聖皇帝懷仁育義正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豈容鎮道疎忽全不以封疆為意是以賊起決旬縣府繼陷稱孤道寡妄希封拜直書弗削以見纍纍肉食誰生厲階蓋傷之也不死不逃能全臣節如遊擊劉得紫者尚猶有惻忍羞惡之心故亦許之若林亮之獨排眾議保守澎湖則諸將中第一出色焉得有聲有光鬚眉俱動使斯人早在臺灣必無棄地奔逃之事而用斯人以敵則又何敵之不摧是澎湖一守扼住臺灣門戶併收復臺灣之先鋒亦在其中此文字一大樞軸也滿督赴厦督師深得控制机宜一切調度俱臻絕頂肅兵安民于勘亂功已過半讀者于怒髮衝冠之餘忽覩此景星慶雲出現不覺心中為之一慰大帥出師軍威雄壯不殺二字使反側子自安尤為下臺第一机括鹿耳安平鯤身西港數大戰焉得如火如荼五花八門變化入妙不啻親提袍鼓目覩垓下昆陽飛鼓鳴鏑時也府治既收罪首就擒平定南北二路如風捲稂溝尾莊下淡水義民功不可沒而一二附和倡亂同黨渠魁亦必陸續擒撫方得臺民安而樂逆賊根株淨盡中間插出厲疾風災慘苦異常見得臺民喜亂戾氣薰蒸即使國法可寬天道亦不肯宥可為大戒乃尚有甫平思亂既赦復叛之奸民則雖欲不殺豈

可得乎監水港六加甸舊社紅毛寮石壁寮下淡水三林竹仔脚再叛諸逆一一正法
臺民亦可以恍然悔悟不敢復萌非分之念矣通篇大意在做勵地方文武當時刻以
吏治民生為念使盜賊無事而興若稍一玩愒便功名自家性命靡不隨死且費後人
許多區畫此居官者之不可不慎也愚人作賊不過惡想妄行朱一貴聚黨數十萬不
為不多陷府殺官劫庫僭號不為不橫然屈指幾日梟首碎屍誅及親屬數十萬黨俱
歸何處即後此再叛如楊君林君等八九案無一不竿視臺街作賊果何益乎所以做
凡為民者皆當起忠孝仁讓之心即消其犯上作亂之意官民交勉則海甸的的常保
盜謐子孫世世俱享昇平此作平臺紀畧者之意也大書特書正叙側叙補叙插叙分
叙合叙錯踪變化矯如游龍至其陡然而起絀然而止遙接遙應飛渡暗渡筆筆有神
一篇萬五六十言讀之惟恐其盡不復有冗長漫行之嘆知其浸淫于史漢者深矣總
論鑒前車籌未雨措置設施絕大經濟則又當于長沙中壘間求之有此闕世道之文
非腐生所可與議也雲錦少多病舞象後三年不讀書深自懼其弗成材也疾有過者
誚之曰此所謂今人一服儒衣反奄奄欲絕矣子之病在安坐偃卧未嘗一勞力是以
筋骨懈散血氣不行今試習拳械練小醜不共逃于光化日之外

天戈所指罪人魄喪何蠕動之敢不伏辜也事定旅歸迴憶執兵徵逐竟成卒伍粗鄙面
目何堪使君子觀之始愧勵發憤欲讀書家君命偕諸弟從師業數年以來蹉跎作輟

至今碌碌無所成少時不勉悔何及矣平臺紀略乃家君遠鄉時所著者家君參贊謀畫公檄文詞具載東征一集茲編特記小醜起滅蕩滌安平事蹟而已家君身在行間指揮跋涉褒毅公欲上其功家君不可蓋當時尚應制舉不欲以書生廁名勳籍今紀略亦置身事外弗以姓名勞績夾叙其間雖自審位置不爭此區區一日之長亦以示至公無私垂為信史也是書風行海內已十餘年雍正十年家君客廣州馬執友天長王先生同事筆硯先生以板文漫漶為加評點再付梓人雲錦趨庭在粵助家君校讐且識數語于後因薰沐百拜而書之

雍正十年秋八月乙卯朔長男雲錦識

平臺紀略終